

# 磐石

〈草葉集〉第六輯

拉讓盆地叢書 ⑮

碧石

《草葉集》第六輯

• 錄目

# 磐石

## 第一輯：詩

- |    |            |    |     |
|----|------------|----|-----|
| 1  | ● 蒼茫暮色的血祭  | —— | 風子  |
| 16 | ● 長屋的哀傷    | —— | 風子  |
| 19 | ● 泣訴       | —— | 藍波  |
| 25 | ● 一夜蟬聲說些什麼 | —— | 藍波  |
| 28 | ● 水之劫      | —— | 林離  |
| 30 | ● 另一種死亡    | —— | 林離  |
| 33 | ● 新俠客行     | —— | 李海豐 |

36 ● 魚（一）（二）

39 ● 河死

42 ● 走入自然

44 ● 千山萬水總是情

49 ● 面具

52 ● 落英豆

55 ● 水如此說

58 ● 一壺濃茶昔日風雨

60 ● 掌上河

——萬川

——田風

——劉寄奴

——詩安

——虛然景

——林陽

——雁程

——桑木

——志向

## 第二輯：散文

63 ● 傷心焚燒的儀式

——無戈

71 ● 曉夢蝴蝶舞翩翩

——貽思

74 ● 顏如玉

——萬川

77 ● 愛與關懷

——陳偉賢

80 ● 台北那年中秋

——三藍

86 ● 蝕心的牽掛

——香奈兒

90 ● 雨過天晴

——林陽

94 ● 三月的心事

——崧

97 ● 關於賞月的答案

——亞楊

100 ● 十五的月亮

——金戈格

### 第三輯：小說

105 ● 麻麻

——田風



163

●教你抬不起頭  
《磐石》編後話

156

●上台獻詞

126

●天地悠悠

120

●這次不是遊戲

——無戈

——順子

——夏秋冬

——禹穗

磐石

第一輯

輯

蒼茫暮色中的血祭

# 蒼茫暮色的血祭

〔一加奎峇都〕

· 風子

穿過山

越過水

穿越蒼茫暮色的祭典

背脊冰冷冰冷的

感覺夜色的附體

陳舊或不陳舊的流言

已無關現不現代



山坡的長齒

深深咬住長屋

不規矩的窗

裊裊炊煙

對那片疲倦沉默的黃昏  
憐生飢餓

這山林長樓

屬於從文明中退縮的

憂悵的幻想的

男人和女人

守護著即將失落的傳統

不堪湮滅的意識

似魔般蠱惑著

深深烙印的鄉音



暮色幽血祭

【一四四四】

原書

再度展開血祭的幡

撕裂這裝框的世界

不為夢兆的吉凶

不為耕作的豐收

「拉者占布魯卓」將賜予

神力的「峇都烏邁」

為長屋湧現的一脈子孫

傳遞

屬於自己傳統的

血緣刀口

沿著寬厚的田芭

沿著祖先汗漬的土地

主祭孟南

獻上檳榔、香蕉、「羅格草」



生豬與雄雞

「喔哈——喔哈——喔哈

獻上雄雞與生豬

虔誠向你祈願

上蒼正神與祖先英靈

農耕之神舍布蘭加南

請把水中和芭里的邪魔驅走

賜予我們良田淨水」

一隻孤單的犀鳥

在紅炎炎的太陽將要落下時

突然長噪一聲

斜斜飛越田芭

終於

消失在屋脊背後的山林

留下瞬間的空息

鋒銳的「巴冷刀」

釋放雄雞與生豬的血

遍灑耕地

鮮血執著驅邪除魔的信念

一季季荒瘠的農事

憧憬著豐收的訊息

從一個個囂張的城市

蹣跚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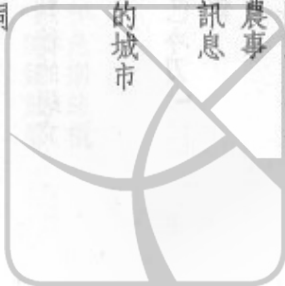
滿滿河川

浮浮沉沉的巨桐

排不成一堵牆

抗拒疼痛澈骨的屈辱

遠處近處盡是



崩敗的河岸

那些日子坎珂的人們

已遺忘他們失去了什麼

徹夜

「孟南」詠頌熟稔的經文

單調悠長的

廣邀神靈赴會

武士揮動著「巴冷刀」

跳起兇悍的戰舞

嘶喊著顛跳著

驅趕長屋內的邪魔惡靈

迎接農耕大神蒞臨

異國的訪客



聚集一角

腋下閃著汗漬

你竟如是歸來目睹

傳統祭祀成為

遊客爭奇獵艷的節目

直至午夜誕生

整座長樓

迷失的一羣

暫時背叛了自己

迷你裙和酒杯和魚網絲襪

雜沓著叮叮咚咚的銅鼓聲

翩舞起「雅扎」

模糊的意識貼在夜的背上

逃離這裡



「孟南」

你是如此寂寥無奈

徹夜不眠

以讚美乞求寬恕

孤單單的聲調滑落冥界

為那堆積頹喪和腐習的子民禱告

你生命中的精靈

穿越神祕的境地

體認祖先的英靈和護佑族人的神明

所共知的

有關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

發生在切割之間的

痛

變色的天幕

準時降臨

承受傳統血祭的包袱

把「峇都烏邁」連同「巴冷刀」

青菜祭品細成一絮絮

一絮絮掙不脫的傳統

沉浸入充滿鮮腥豬血的木槽

灑上酒糟米飯

雄雞赭紅的血

一層披灑一層

編織精美的「布娃」

隨即圍繞護佑木槽

「孟南」嘶啞的咒音

似一季季瘦瘠的農事

傷感或不傷感

並不重要



傳統習俗是祖先的顏面  
迷迷糊糊的血祭儀式之後  
是清清楚楚的鬥雞娛樂

鬥的是

長期熬煉的豪情與固執

天際的彩霞

褪盡最後一點溫情

酒色與煙色

重重交錯

孟南孤瘦的身影

承受著一堆堆熊熊篝火也燃不起的  
淒清

午夜炎悶的長廊

懸掛著灰暗的頭顱



「孟南」繞著銅鼓聲

一圈／一圈／一圈

徘徊在長廊

迎接祖先聖靈參與祭祀

「哦 烏南布蘭神 巴告武讓佰拉靈神

英莪阿白拉板正神 里加牙巴央聖神

為我們的吉祥禱告

祈求賜福和好收成

哦 來自峇當魯巴 龍芽河的神明

沙龍和寧芽山的聖神

為我們的長屋帶來好運

哦 祖先的英靈 拉讓江的大神

從神聖的肯雅蘭山

帶來無上的法力

祈福有個美好的收成

哦 舍拉伯東大神 舍拉伯達大神

舍拉板萊大神

賜予我們健康吉祥

年輕的姑娘

熱情地拉起

「杜柯」醺醉的訪客

就地起舞

「伊囉」和佻儂的正士

解下屋樑的骷髏

跳起詭異的舞蹈

「孟南」仍漫遊在長廊

吟哦一句句

不為人知的咒語

通宵狼藉之後

上升的太陽



記不起誰

有一條寬闊的

嘴唇乾裂的

沉默的河

腸胃正在潰瘍

血祭即將圓滿

「孟南」唱起「南占舍布加南」長歌

長矛戳向小豬頭額

「巴冷刀」冷冷地劃破肚皮

一顆血淋淋的肝臟

在「孟南」的掌心

淌下族人來年的吉凶

農夫們

請用你們清白的手

從木槽中掏出鮮血洗禮過的

磨刀石和巴冷刀

搗住你的耳朵

避免聽聞烏兆凶吉

要一言不發

奔向田芭

磨利你的刀

把磨石高懸在芭裡的長杆上

等待明日的陽光

再把磨石請回家

你即擁有神聖的「峇都烏邁」

哦

一次祭祀

各種形態的血腥



如何清洗

曾是希望之物

在攀緣文明的嫵媚之后

轉變成醜陋落後的／迷信

這斑斑創痕

是否在等待

期期艾艾的歲月

細細包紮／愛撫



身到由京謝

星子

# 長屋的哀傷

• 風子

沒有藉貫的子孫  
同飲一江的水  
不同的淚  
流著相同的哀傷



滲雜文明語的鄉音  
喝相同的酒  
相同的醉

醞釀地躺在  
被暴陽烤得騷熱的長屋裡

我用右肘

撐住身體打量著

吃得飽飽的太陽和

挺著孕婦肚皮的云朵

一陣無明的悲哀

在心底潛游

這個世界

一股慾望膨脹在無奈中

逐漸侵蝕自然

我們無法呼吸純樸

未來將否定過去



乾澹的風  
挾著饑餓的塵土  
掠取一切生氣  
把空氣撩撥得淫蕩起來  
越我而去

呵  
告訴我  
寬闊的河  
你為何變得渾濁



# 泣訴

他嚴肅的音調

哀婉且沉痛

吟唱起

長廊深深的夜燈

泣訴一闕委曲的輓歌



我們是雨林的子民

荒巒叢林

是生命活源

我們採摘野蕨

我們獵食鳥獸

依循自然生息

在這里札下了根

雨林的呼吸

牽繫著長屋的脈博

〔哦 哦……〕

族人幽幽復唱著

我們是大地的子民

寬廣土地

是生命的空間

祖先栽植的埋骨

長成巨大神樹



為子孫庇蔭

茁長的竹叢

給我們編做籃筐

漫纏的野籐

為我們編織蓆子

綻放的野花

色染節日的「布瓦坤武」\*

遍地藥草滋長

是我們的醫師

還有奇花異草珍禽

是我們的寶藏

山巒起伏著

我們的心跳

〔哦 哦……〕



族人怨怨重唱著

我們是河川的子民

古早祖先晨起

走向河溪

流水是梳洗照面時的鏡子

魚羣悠游來問候

瓢起一口清涼

便有一絲絲甘甜

我們的稻香

飄在河風過處

哦 哦……

族人哀哀和唱著

我們苦難這一代



河已流成一條泥漿

婦女背上竹筒汲水

赴一段遠離河崖的山路

把濁黃過濾

沉澱栽植了叢叢木槿花

哦 有一堵高大的牆

將要壩住我們的河川

大水要來淹蓋

十多個聚落

淹沒祖地

淹去長屋

移不走了祖先遺骨

我們沒有記載的史詩



不曾被肯定的原始文化  
竟要陪葬在水底  
天逝

〔族人靜靜的聲息中  
閃著酸楚的淚光〕

吟唱那老者  
隨著哽咽的尾音  
黯然退下

註：\* PUA KUMBU



附：四月十七日去參觀環保展覽，看見一老者為到訪客吟唱時，給予了這首詩的靈感。

# 一夜蟬聲說些什麼

· 藍波

斷續的蟬噪聲  
在說些什麼呢

閣樓內

冷冷的燈色

不寐的夜

這蟬聲

淒淒

悲切的蟬鳴聲



問

在說些什麼呢

失眠的夜 問

四週迷濛的霧

迷霧間微露的草地

草地間根下的泥土

這蟬聲

慘慘

「我孕育牠十七載泥香

不必言語

不須視看

不用傾聽

牠的信念

是破繭的執著



破繭的執著

蟬

唱著尖銳的高音

訴說

生 哀

死 榮

在牠走過瞬間



# 水之劫

· 林離

臘月。春雷方殷，吾愛

漲潮的天空初泛兩岸

雨便翻箱倒篋，尋找故人去年的書信

急急如萬馬奔騰，靜靜如霧濕樓台

任誰都不准探問的那段秘密啊

彷彿心里頭一串星月斷了線

千里煙云望穿了容顏的憔悴

山川一夜白首

遍野泥浪滔滔，水聲琤琮里

每間屋宇裸裡自己，以示清白

一臉的滄桑守著一望無際的蒼茫  
風吹著隔夜的哀切，雨翻得倦了

四下浮沉無人認領的心事

波光蕩漾，吾愛，那張

漂浮在朱紅瓦檐邊的藍色信箋

上面殘存的字跡，寫著的

是不是，是不是啊

那夢里也呼喚著的名字呢

## 另一種死亡

· 林離

〔天，終於嚎啕起來了

哭泣的雨，您在哀悼誰的天折呢？〕

當風下之都此起彼落的流言

越吹越烈時，親親

我的心開始下雪

一望無際的白茫茫啊，前路崎嶇模糊

看不清舊時的臉啊，熟悉的笑臉化成夢魘

那些可敬的霎時成了可悲的  
親親，當一切該說的都已說盡  
一切不該說的也已說盡  
除了無助地望著你

我還能做些什麼

當季節遞變，風向逆轉  
天開始雪雪稱病時，親親  
氣候多變的政治魔鏡裡  
對與錯照不出界線  
當美麗的口號越喊越堂皇時

所有的尊嚴皆可丟棄

而最終連你也離我遠去

親親，在你頻頻回顧的眼神裡  
為何儘是無限的悲憤痛心呢？



在漫天紛飛的霾雨中  
一道青白的閃電劃過漸黯的天宇  
遠方在嚶嚶怒吼

親親，我終於明白啊

你心中那切膚的疼痛

是來自

民主的羞辱

人性的死亡……



九四年三月百林下台

前夕初稿

三月廿六重修

# 新俠客行

此際我似啞了的陣煙  
倦了胸腔斧鉞的激蕩

而暮是不是謝了

都無關緊要

我的山歌僅能獨唱

在無人拉弦的曲子裡

不必風雨協奏



僅憑瘖啞的喉音  
去完成一腔斷續的  
悲歌

今我只能一世窮酸成器  
任憑衣褲縮住花落鳥啼  
不吟月的陰晴圓缺  
就那倔強卻是一冊  
錯誤的琴譜

夜夜夢高山流水而不見  
流水高山

讓我孤寂一世  
傷于自閉

冥想

湖刺客計

李敏

某山寒寺正有晨鐘暮鼓  
悠晃

則我僅存的傲骨

醉臥山道

作禪化

詩



# 魚〔二〕

終於游移成一尾無須臆帶的

稜角已鈍

崢嶸被天馬騎劫的魚

棄哺乳類的肺

如棄懷千歲憂的背囊

游於東洋



游於西洋

游於南洋

游於北冰洋

閒觀哺乳類撈月的瘋事

吐幾顆泡沫

瞻李白的巨靈

屈原的九歌及之外之種種

樂於魚之樂

# 魚〔二〕

關於河流污染



我並沒抗議什麼

這偉大的課題

只有偉大的人類始能解決的

浮出水面

不斷的張閣張閣張閣著無舌的嘴

我，不是示威

是透氣



# 河死

我沿遍大江小河

尋覓一條傳言中的清水

沉痛地，我驚駭眼瞳

釘住滾湧蕩浪的濁黃

以及慌亂糾纏木枝爛鐵垃圾腥物

正向文明的界線超速流去

流去 流去

殘酷把唯一清清水圍殲死亡



我記不起有過多少次  
以救世主身份有過多少口號警示

### 愛護我們的河流

一次又一次同樣標題指示  
成為對錯交戰的掙扎  
當存者終於以荒謬的手段  
無法擺脫戕殺的慾望

什麼時候識到河死的事實？

我昂嘆，一片沿河青蔥翠籠被斬盡

塑起一座又一座的工廠

一股廢腐化物叛逆倒入

更驗證噩運從此開始

游魚翻白要絕跡

水蝦生存更無望

誰，有誰複同悲泣的抗議？

我停足十字路口的邊道

紅燈黃燈綠燈升起又降落

人們面對面冷漠擦風而過

爭競時間金錢慾念

只有食水玷污人們成疾後

再次懷念恣意透底的河流

那時是應該相持相抗

為著河流伸訴伸張正義？

我開始質疑，除下眼鏡

讓模糊的視線跟濁黃河水一路奔去

# 走入自然

• 劉寄奴

大自然從未穿過衣服  
你回去，也不必穿了

——摘自羅青的「背影」

一躍身就投入綠海叢中

不管是長住，短聚

綠意盎然的森林總是信誓旦旦

我也是的

一逕投入這叢浩瀚密林  
林蔭攬我，抱我

以最原始最母親的懷抱  
薰人的沁涼

仿如鯨飲一樽長年美酒  
乾他三幾斗也不會醉  
三萬六千個毛孔都舒暢的存活著

若從塵囂回歸自然

一開始即這樣

預先拋棄鉛華的外衣

赤裸的重塑一個單純

原始的靈魂

永永遠遠

[9.3年初稿，重修]

# 千山萬水總是情

· 詩安

壓抑不住  
昨夜綺夢的  
勃勃喜悅  
且放縱這匹野心  
飛馳奔騰  
催逐山巒脊后  
那臉羞陽甦醒  
左手提攜行裝



右手緊握那掌纖手

趕上一葉最冷最冷底扁舟

揮去窗外淒風泣雨

乘江燕 滔潑串串波瑩

上路

尋覓歇腳處

坐穩

哄睡手彎小臉

心里頑倔底昂奮

依舊搖晃眼眸不止

如蕩漾窗前寒珠

留連江懷底漪潤

河畔灰白濛霧

江灣晶瑩綠露



雖寒 卻熱了

此刻情懷

終于在一場昏夢中

靠岸了

來不及撿拾

惺忪一地底心情

撐起蔭花傘

飛越木橋再見祠廟

尚未及時寒喧片語

牽隨風雨飄入德士

投奔那座聳天方城

松弛一身酸骨

再呼吸異鄉絲絲溫馨

痊愈今晨底喜悅

赴趕那場文宴



金地 二時零二分

云集各方文人雅士

縱然一件

丁恤牛仔褲

西裝長袖

皆懷著一顆

相同底心情

紛紛點燃彼此

眼眸里久滅燈火

輝亮文學底青苔路

從摔跤中站起

從漆暗中焚燒

讓文化底火種

點亮 延續



歸途

依然是

昨日那場冷雨

彷彿大家浙瀝心情

一枚

不識趣底塵灰

在我眼角抹去



# 面具

如果沒有流言傳開  
就為自己給一個面具吧！  
戴上它

誰又知道面具背后是烏煙的叢黑  
誰又在乎你曾經走過烏煙的城市  
人的眼里只是你潔白的面龐


明天的人生路上  
你我都戴個面具

露一半

藏一半

心都已似泥濘中的泥鰍  
在塵世中自在的打滾

想歸去那片原野  
心似不羈的馬奔馳在原野清風  
把面具拋向天涯  
讓自己臥著月光柔冷  
吟唱一闕古老的音律



背著一包愈來愈沉重的包袱  
在這城市中

繁忙的追逐

遠方所謂的黎明

累，很累  
也要學會如何承受  
假，很假  
也要學會如何虛假

我很想拿下面具  
和你們傾訴一杯茶  
你們仿佛都醉了  
我也得拿起酒杯  
飲勝

誰愿嘆息  
我是醉三分醒七分



稿于一九九四年六月

# 落英豆

豆是英的心肝  
貪婪吮食  
最佳的滋養

就算

風，吹皺了容顏

雨，用寒冽刺骨

再來個燒烤會，紅紅日頭  
都好



只要環抱的種不受傷  
英情願干癯  
老——去

當乏力的雙手  
裂開一條跑道時  
似長了雙足，豆粒紛紛  
朝黑土壤  
作百味衝刺

空氣，要最清新的  
水，最香甜的  
這是最終的錦標

噢，那叫啥東西



丑怪得十分別扭

差點還把我絆倒呢

勝利之余

指著不遠處兩片黑衣

豆如是說

黑衣靜臥，不能言語

再也無法激動

再也無法淚流

或許

就連傷心的資格

都被取消了



落英豆

以驕縱向陽光狂笑

# 水如此說

有人說：許是你們都犯了罪  
需要聖水洗禮 滌淨靈魂

是水 總泛濫著冷冷的熱情

選擇今年聖誕佳節后

潮汐交輝時刻

登門造訪

為了告訴眾人



水跟火跟光明黑暗

擁有同樣大且重值得沉思的主題

不容忽視

。

就連市長也難倖免

同感身受不啻無能為力

大路小巷流成了大江小溪

一視同仁的一片白茫茫

每種物類都賦有逃命的同等權力

沒有籬籬沒有顧忌

在水中行行走

一步就是一步

。

我們是飽受人為水災蹂躪的居民

除了浸在水中的象沒了其他選擇

只能暗暗祈望水位迅速降退  
如何來得及疏通 不再重蹈覆轍  
當污水的顏色如江水般不平  
倒底該往上達還是往下流才是呢

如果有這么一天  
計劃中的巴貢水壩內的水  
決定造訪家鄉……



# 一壺濃茶昔日風雨

· 桑木

有人就這樣當了

色澤與線條

款式與花紋

搖曳著

晴與雨的交織

潮退沙來的幻變



你那舊日斷簡殘篇

令我想及

那扭轉乾坤的年代

180度的旋轉中

淡淡揚起

被遺忘了

六十年代的風雲錄

深夜桌前杯茶著心

往事凝結

彼此招呼長嘆窗外

挽不住歷史

卻留下少年般的情



〔深夜細讀詩人舊稿，好似古人用竹木片及皮條聯起的文字。〕  
「九百年的雪泥都化盡了，留下最美的鴻爪，卻令人低迴……」

# 掌上河

・志向

河

在掌上

割

過

河上滲著血

川

流



每一條河是否

皆有一個相傳的血統

沿著根絲或否引渡

塵里的臉容

還是閉上眼清清楚楚夢妳

站在神山

所有記憶都腐臭了

歲月仍在燃燒

燃燒一則恒古

傳言

傳說一個女神赤裸裸躺在

河床上

千年不醒

雨

在山上述迷濛濛

霧

在原始森林尋尋覓覓

冰冷的淚

滑

了進

胸襟

構畫成地圖上曲曲折折底

所有玄機都深鎖在

生命線

感情線

事業線

里去

線條



磐石

第一輯

## 傷心焚燒的儀式

· 無戈

〔今天是清明〕

阿媽昨天傍晚就將後院的蝴蝶蘭、雞冠花、百日草、拼拼湊湊成一束。說早上要早一點動身，是日是正日，上山的人會很多。

二哥在車上跟孩子們說：要去看「大嬖」，「大嬖」啊！知不知道？小孩子們多半是搞不清楚，只曉得「阿公的媽媽就是大嬖」，但是爲什麼我們的大嬖卻也是「阿嬖」的媽媽？

我一直蘇醒的說憶卻從不曾模糊。

「阿嬖」，是在我大二的時后離開。

那天下午，我正在植物館的實驗室，在做薄壁細胞的切片實習。操作的過程太簡單，大家玩得嬉嬉哈哈。服務股長還偷偷跑去校門口的郵局開信箱，回來的時后就丟給我家書一封。

信是大哥寄來。通知我阿嬤已經與世長辭的噩訊。長長的四大張，讀起來是句句無聲，字字無音。大哥說：阿嬤在臥房跌倒，伏著窒息／「阿姐」從汶萊駕車趕回在半路發生車禍，前額縫了十幾針／阿嬤誣賴阿媽繼承了阿嬤一大牛奶罐的金戒指、金手飾，阿媽非常傷心／信中又附了一方塊黃色碎布叮囑我掛上，期滿后焚燒。

大哥卻沒有告訴我，為什麼那麼晚才捎來訊息？阿嬤已經悄然離去十四天。我用了很長久的等待，等待那一天那一節下課，跨上了單車后，卻茫然不知該往那里去？

後來我盲目繞了一圈校園，才在廣闊的人工湖停下。找了一個沒有人的角落，再翻看起那封家書。第二次，第三次，眼淚終於認清事實落在字里行間，侵透著相信十多天來在遙遠的家鄉早已妥協所捎來的塵埃落定。

是不該的夢魘成真？

我是在出國的前一天，獨自去「阿姑」家探望阿嬤，去跟阿嬤道別。阿嬤老了，阿爸阿媽屢次勸請回鄉跟我們同住，阿嬤都執意不肯，說放不下，說阿姑的孩子大一點再說。

我上去的時后，阿嬤都在哄阿姑的小女兒睡覺，讀小學的大兒子卻吵鬧的不得安寧。阿嬤拿了藤條作狀要打，他一邊跑，一邊說：老太婆，跑不動，老太婆，打不到。

阿嬤真的老了，身形胖又患糖尿風濕，也聽不清楚小孩子們咕噪的是什麼，而那三樓的上下，每一次的看診，更是爬得非常辛苦。

我坐了一會，要走了。阿嬤問：明天幾點的飛機？要飛多久？那里冷不冷？要讀幾年才會完？

我一邊穿鞋子，一邊說：五年。

五年對一個年老的生命來說是多麼長久又殘酷的一種等待；但對一個年少初離的異鄉人而言，卻何嘗不是萬般的牽腸與無奈？

我知道自己這一去，經年不會回來。我在他鄉一年一年的鄉愁逐漸的平淡后；揮之不去的某場「歲月將摧人老」的夢魘在夜半卻從來不曾消失過。

「你阿爸給你錢有夠嗎？」那天阿嬤這樣的關問的時候，還很辛苦的撐起身子到樓梯口看我下樓。

上山的人真多，只能把車泊在老遠。

二哥問：要不要去買一些「錢」？阿媽說：阿嬤是做「禮拜」的，咱們沒有這規舉。是阿爸走在前頭開路，孩子們排成一條長列。很興奮的像要出發一場踏青。阿爸說：小孩子不帶來看看，以后大嬤的「位」在「打鑼」都不知道。

我只能沉默不說話。

這一片山麓，阿嬤長逝的時后，我的音容沒出現；接著的多年清明，我的足跡沒來；而在我終於回歸的非清明時節，也只是從機場回家路過的透明車窗，遙遙的凝視山麓這一方不曾到訪不知所在的陌生方位。

如此的闊別，我因此只能跟隨阿爸「巴冷刀」撥開的草徑后面，以沉甸甸的心情翻過一座又一座的荒塚。

阿嬤，對我們來說，有一無以為報的濃恩。阿爸、阿媽都不是阿嬤親生。都是阿嬤從當年苦難的大陸所養領。還不只阿爸、阿媽、阿嬤還扶持了「大姨」、「二姨」、「三姨」以及「阿姐」。

以前阿嬤身子還好的時候，是住在中華路。我在市區讀高中就在那里寄宿。常常一吃過晚飯，阿嬤就拉一條藤椅坐到二樓向著大街的長廊，看人來人往，講以前的「古」。

我感覺阿嬤年邁而寂寞，總是一坐就孤零零的坐上二、三個鐘頭，就會提起許多舊事。

阿嬤說：古早啊！孩子生多，養不了，就抱去送。你阿爸啊！最可憐，每天被養的人「苦毒」，「雜鬼會」，無衫無褲；你阿媽啊！五個月大，伊阿媽就抱去托人，說境地「卡好」了，再認回來。你阿姨啊！咱「加」你叔公半夜「摸摸」坐小船去甘榜給帶回來……。

阿嬤每次這樣說著說著說著，說到傷心處，就擦起眼淚來了。我都是站在阿嬤的背後，正是介於那種可體會先人南來歷劫的艱辛卻又懵懂與憤恨時代所安排的命運的生澀年齡。就唯有默默含著淚光，哽咽著逕聽阿嬤依舊不停的繼續著……。

阿嬤已出的骨肉在顛沛流離，物資貧乏的輾轉歲中月里最后僅剩一雙，卻仍能在無盡的喪痛中以一介婦人的堅忍，再憑無限的慈悲憐憫著養起衆多苦難的孤鵝，一同走過風雨壑荒的芭場。

而正當南洋辛勞耕耘的土地，已花開樹茂，葉落根歸的時后，卻耗盡了自身最後的慈悲，化作春泥。

「等小孩子大一點！」，「等小孩子大一點！」阿嬤總有永遠的牽掛與放心不下，好去獨享晚年，一直到鞠躬盡瘁。

小孩子們在叫跑不動了，在叫茅草會割人，在叫口渴要喝汽水。阿爸說：到了啦！就到了啦！

阿嬤的墳位座落在山麓的后山腰。阿媽說去年的清明后，「兒女」們才一起出錢重新修飾過。小孩子們說：大嬤的家好漂亮！大嬤怎麼跟相片長得不一樣？

我看阿嬤鑲嵌在陶片里的正刻病痛纏身時才拍攝的已枯瘦了的憔悴容顏，竟也是那麼切心而陌生。

二哥跑下去山腳的沼地才提得一桶溪水上來，擦抹、打掃、粉刷一番后，阿媽在堂前供上鮮花，阿爸在兩旁點上白燭。

然后該說什麼呢？我一直有積壓的傷慟在蠢動。

二哥叫孩子們站成排排，用孩童初上的全日學儀式跟大嬤致哀。阿嬤以前是很虔誠的，到我們這一代這些都荒廢了。現在就讓孩子們去重拾學習。

大人們黯然的低首聆聽小孩子們朗朗背誦著的不什切體的誦禱文，似乎也只是希望透過這些多少也算一種衷心的傳達。

我俯首凝視對白燭燃燒的裊裊煙火與滾滾燄淚。他說那魂縈的煙火是類似一種導引的氣息，那麼我將所有傷心也丟進去焚化是否也可以隨煙牽引？我把所有低語投遞下去溶化是否也可以隨風傳音？

我以前堅持的，如今已轉薄弱的執著，是否也可以提出來再問一問？問一問我是否可以仍舊執意要恢復跟隨阿爸原本的父姓？好追溯屬於血濃於水的認視歸宗？卻又不泯滅阿嬪生不如養的再造恩情？

我在聽完孩子們祈禱文阿門的結束後，別過身，是我自己還是沒有答案的盈眶。卻可以看到整座的煙山在喧騰的人群鑽動之中，在衆家煙火緊擁的煙云形成漫山淒灑的迷霧，濃郁得化不開。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竟然這麼多年不會上來？

不知道阿嬪對這些聲音，聽得到？聽不到？

不知道阿爸阿媽有沒有跟阿嬪說要回去大陸「探親」，要回去修「父母」的墳

？

不知道以后的孩子們還會不會有我這樣固執的恩情與血緣的矛盾？

不知道這種傷心的儀式以后是否仍舊如此延續歲歲年年？

只聽到孩子們說：鞋子髒了，蚊子好多。太陽好大，可以回家了嗎？

二哥說：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跟大嫂說拜拜。BYE-BYE，小孩子們爭先

恐后的搶著下山。

而這條上山的路，真的很難走，連大人都跌倒了。

阿爸問小孩子們：以後會「栽路」了嗎？

小孩子們問阿爸：什麼時候再清明？

〔轉眼又清明〕

## 曉夢蝴蝶舞翩翩

· 貽思

從遊樂場這一邊，眺望那一邊塚墳場。那一棟棟修飾得很華美的墳塋，長眠著的，曾經是在人世塵寰演過悲喜劇的亡魂。

這一邊，一池美麗的睡蓮，翩舞的彩蝶與遊樂的蜻蜓，蓮葉上跳躍的青蛙，遷歇板上搖蕩的孩童，涼亭上燒烤會的少年童軍們，多麼生動，生氣盎然的刻劃歡欣的氣氛。

那一邊，是最初的象形文字——山字型的墳場，靜靜地葡萄在薰風底下，綠意盎然，美麗安詳，一點死亡的氣氛都沒。一樣是鮮明的風景刻劃在藍天白云底下。如此美麗感人的天地，何以有一種生死兩茫然的氣息彌漫？生也無涯，死也無

涯，茫然以對。

遠觀與近觀的意象作個對調，會不會另有別開生面的天地？

幽幽嘆息，輕不可聞，恰若傳自青冥地府，迴蕩於空曠的天地間。

那邊廂，生命已埋葬於土。

這邊廂，人們將青春與笑語埋葬於此。

曲終人散後，天地間是否有一聲又一聲的回音幽幽？

如果真有輪迴，那翩飛的蝴蝶，是否是前世的花魂？那池塘的睡蓮，是否也是游魚前世的鄉愁？

前者可是欣喜：終於展翅飛舞？

後者可是欣慰：終於根植水澤？

蒼穹下，關於性命，關於靈、關於魂，關於黑色蝴蝶，關於黃色蝴蝶，關於紫色睡蓮，關於白色睡蓮，關於一切可知與不可知的謎底，終於；還是保留給天地去解答。

這一邊；那一邊，間隔一條路。有一點委屈吧？在塵起塵落間，在霧昇露凝中，夜路；人們害怕行遊其間。人們害怕灰暗。但對於一些發光體人也驚怕。

路；的確現出了一些端倪。鋪展了一些謎底。祇是人們都驚怕，莫名地。

幽幽嘆息；生死茫然，足以讓人張惶失措。但是，這兒真的很美！

天地間的美，靜靜鋪展，慢慢流淌。前世的花魂在前世的游魚間交換秘語。鄉愁的結解了嗎？

呵蝴蝶，蝴蝶，始終流連在花叢中。從蓮的素雅清麗，舞過艷紅如血的刺桐，凌越展翅欲飛的天堂鳥。

畢竟是經歷一場生死回來，生也無涯，死也無涯。跨過昨日與今日，跨過前世與今生，曉夢里的蝴蝶漫天漫地舞翩跹……

蘇武

## 顏如玉

• 萬川

在衆頁之中，很想購張書卡，夾在妳的二月十四日的那一頁。很不幸的是，我過早的被妳認定爲一條蠢魚，所以只有選擇放棄了，唯，這並非表示我已放棄閱讀妳的決心。

無可否認的書中的句子確是晦澀艱深，甚至落得有句無章，只是，我仍痛苦、仍喜悅的閱讀。時而歡笑、時而喜極而泣，而，更常的是含淚掩卷。

或許該放棄目前的閱讀習慣，去向那些把閱讀當成消磨時間的青少年學習。然而又多麼可悲呀！我竟已傾整個生命予一本不可釋的現代詩集里。

而，我竟又是如此的沉溺予解碼的遊戲的，當面對著妳；當面對著妳，我才頓

悟我的解碼能力是如此的不濟，我竟無從掌握妳一顰一笑的寓意。

開始，漫無目的的，在妳的內頁塗鴉，（有聽聞呵專家們說過與否，當一個人在一紙張上漫無目的塗鴉時，他的心境？）然後，又很懊惱的用膠擦小心的——擦去。

我越來越生氣自己，為什麼前幾頁的那些單純簡明的意象不及早用筆記錄下，而今，愈往後翻句子竟愈叫人心驚膽顫。

對於童話寓言故事，多麼不屑一顧呀從前，如今在嗚嗚而咽的子夜多麼多麼多麼渴望再遇到聰明的鼠鹿與一步一個腳印的龜先生啊。可是，我的童真呢，向誰索討？

一向，乃輕視那些輕言渴望自己乃停滯在無憂無慮的孩提時期的成年人呀！今日，當我竭盡所能都無法稍微詮釋好一些時呵我竟成了自己黑名單中的一員。

對XXX的詩XX曾說：「我們有時覺得跟不上他，或者已經跟上他了，轉眼間詩人消逝了蹤跡！」我每每被好詩中的李而不商隱的象徵顛撲得喘不過氣來。

我累而且惘倦，欲伏案而眠，妳鮮活而亮麗的意象乃躍躍然而出，然而當我急急抖擻而起後，入目者乃是：



## 愛與關懷

• 陳偉賢

人在他鄉，最怕病倒異鄉沒有人照料。落足砂州一段日子，真固是忙得沒有時間好好「病」一場，偏偏就在假期屆臨時病倒了。而且像隻鬼似的躺在床上全身乏力。此時恰巧同屋的其光因公飛出外坡，整間公寓靜寂得空餘我病中無力的呻吟聲了。

在這感情最脆弱的當兒，腦海里總不斷浮現遠在彼岸的父母手足以及朋友們的容顏。鄉秋忽而深深地襲罩著我，那種身心靈同時受創的苦實不堪言。然而就在我最渴望關懷的這一刻，叩門聲忽地響起，我唯有拖著輕飄飄的軀殼搖擺著走去應門。而當門一啓開，迎我的竟是三樓賴老婆婆慈祥的容顏，說：「我見你兩日不出門

，想必是你病了，唉單身獨居在外的又沒人照顧，你一定是沒飯粒下肚了，這怎麼成呢？：：：：「隨即遞給我一杯熱氣冒升的麥片，並叮咐我把它喝了去躺躺。我握住那杯溫溫的麥片，看著她慢慢地攀著梯旁的扶手下樓去，心里掠過一股暖流，良久不能平息：：：：賴老婆婆獨居于三樓，兒女皆學有所成且移居在外，加拿大西馬古晉及詩巫，都是她一年數次假期的驛站。常常因為晚飯后乘涼閑聊，我們就這樣熟絡起來。接近晚飯時分，賴老婆婆又來敲門，此次卻給我遞來一小鍋白粥，並一小碟菜卜。病中數天，賴老婆婆總悉心早午晚固定地給送餐、煲粥、煮麥片：：：：使我在偏遠的異鄉，平白地接受了這些無盡的溫情，深深地感受到如家的溫暖。

而且，底樓雜貨店的安娣以及理髮廊的RTTA，都在我病中噓寒問暖，送藥送點心。教會里的朋友更不消說，接送我上醫療所以及代我申請病假，而桃麗絲，則上來給我煮米粉絲，盡量說笑逗我開心，以及用她祖傳秘方替我推拿病中不慎跌傷的腳部。伊給我送來一張我那群可愛學生們集體描繪的大海報，我攤開一看，有長屋有伊班武士有犀島長舟花草圖案，中間一字排開寫著「WE LOVE YOU, SIRI」我忽地熱淚盈眶，感動于這一切最真摯的關懷與愛：：：：。

真的，倘若他日我行將遠離，我想，負載得最重的，該是這小城人間所及予的

溫情。而我，我愛這人間，愛這里邊每一個毫無機心真誠良善平凡人物，他們真、他們善、他們美、美在心靈。

而愛與關懷，我說，是人世間最好的禮物：……。



台北張子中錄

## 台北那年中秋

· 三 藍 ·

在台北，其實只呆了一年，但是那一年的中秋卻常常記起，或許是因為那是在異鄉的第一次中秋，第一次迷路，第一次團圓吧！

那時，離中秋還早呢！舅舅就打電話來，說中秋節要到啦，要記得回家過節。我住在學校宿舍，管理得很嚴，中秋要外宿，也得事先登記。舅舅還擔心我路不熟，要親自北上來接。

舅舅的家是在新店市，說遠也不算頂遠，但我只去過兩次，都是舅舅陪著，所  
以路線很模糊，舅舅是個六十多歲的人了，我真擔心他老人家從新店老遠的折騰到  
林口鄉我的學校來，而且從林口車站到校區大門口還得步行二十分鐘的偏僻小路；

舅舅又很節儉，定是不肯坐計程車的。

所以我答應了舅舅，到時一定回去，一定回去，也懂得怎麼回去。心里卻是想著；應該不會迷路吧！萬一迷路了，就叫一台計程車載去，或是臨時打一通電話給小表弟示救，說我目前在某某路的某某大廈，你出來接我，似電影一般情節，不過這都是最壞的打算，應不至於此吧！

台北那時真的不熟，才初臨三四個月，每天又關在林口鄉宿舍里，西門町闖了進去，就繞不出來，舅舅的家更陌生了，只曉得要坐台北（一）新店的那線車，然後沿羅斯福路一直下，一直下，過了台大，公館，有一個地方叫景美，接著有一道橋，過了橋，太平邊有一家電影院，有太大的電影看板，再過一站，就要扯鈴下車了，下車的動作還得快，若是慢慢吞吞，不及時擠出擁塞的人群站到車前方去，司機油門一踩，或是上車的搭客鋒湧而上，要下車可要等一站了。

如此不熟，不只是因為初臨台北，連舅舅也是初識。

怎麼說呢？

舅舅與母親彼此失散了四十多年。幼年時，一流落台灣，一流離南洋。數年前才由大陸親人輾轉稍來台北的蛛絲馬跡。我就是憑著這樣一封大陸來的信、信

里頭所提供的台北舅舅的地址，再從台北市的電話簿里翻出七八個「舅舅」同名同姓，才聯絡上其中一位素未謀面的「真」舅舅的。

中秋節當天，卻風雲變色，中度颱風登陸。一夜的風聲、雨聲、呼嘯聲，一早起來，室外的風強雨勁，走道旁的行道樹立了支柱也難逃劫數，這對風調雨順的大馬人來說可是件很稀罕的事，因此躊躇著，不敢動身。

到了中午時分，風還很強，雨有稍歇，才抓了一把傘，迎風出城了，豈知小小節骨傘，那堪風折，一個勁風迎面來，就無奈的翻成朝天碗，如此反覆折騰，到了車站，早已衣褲半濕。

從車站到台北車站要花約莫一個鐘頭車程假若不塞車，因此我花了心思背了兩頁的英文單字外加一節的三民主義。學校的功課壓力很大，競爭很激烈，而且這種行為在這種地方也不會有人見怪。

到了台北車站，在那里的公車要到新店，半路得轉接另一班車，我擔心坐不來。就寧捨近取遠，沿路步行有二十幾分鐘，到公園路接近總統府的那一帶，去等直達的班車。

他們坐公車的人都很習慣也很禮貌的排成隊，我在其中的一個站牌下依樣的守

著。公車來來往往，人流來來去去，一隊隊的長龍載走了，又排出一隊隊的長龍，陌生的刺客都上了車，站牌下的依舊是熟悉的我。

舅舅就怕我坐不來，反覆的交代：坐台北新店，或台北——烏來，都會到新店。但是台北——新店若車前玻璃有黃色牌子寫明經XX國小就不會到，不可以坐。

我等著等著，怎麼都是途經XX國小的？；想著想著，萬一上了車，又不確定那里下車，怎麼辦？焦慮著焦慮著，感覺每個人都在看我了，感覺混身都不在了。

唉！我下了決定，招一台計程車，奢侈一點，求個心安吧！

年輕的司機問去那里？我便拿通訊本上的地址給他看，跟他說我不熟，麻煩你照這開去，他也不響，我就當他是沒問題的了，心上的石頭也就放下了，應由他去。

開的開的，開了許久，我心就惦在車前的計程表上，車資毫不留人，愈跑愈多了，我問司機是不是快到了？司機才又問我第幾巷？我唸著給他聽，XX巷XX弄XX號。

然后我自己也往外望，車外的風雨同路，我依稀知道己身在羅斯福路六段了，

而且雙向大道的中央安全分隔島所鋪設的人造草皮，我也印象深刻，這就是新店市附近的範圍了。

司機卻似乎比我更不熟，到了一個紅綠燈口，又U轉了回頭。再繞一圈找找看，他說。

繞了一段，他把車彎入小巷。呵不！我跟他說：我記得我舅舅家是在這條路的左手邊，不是右手邊呀！他就從巷尾倒回大馬路，在左手邊這方向兜。

我簡直是憂慮死了，問他找不到了是不是？而計程表上的數目字早就超過三百了。

總之司機先生是彷彿怎么也找不到似的繼續繞，計程表則是毫不留情的努力跑，而我是終於大了膽，橫了心叫他且讓我下車吧！我讓別人來找找看。

他倒不為難，靠邊一停，計程表再跳一格，接近四百。我那肯，這分明就是學長常告誡的那種欺生客，雖然我的五官很中國，但是我的華語出賣了我，所以我只肯付了他三百當是整數，他也這樣領了，絕塵去，看不到他得意的樣子。

下了車，也不張傘了，冷冷街頭，風雨天，午后不到五點，昏天地暗，「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蘇芮則是這樣唱：一樣的淚水，一樣的月光……

：一樣的照在新店溪……。

這確確實實是新店的街頭了，舅舅的家是在那里呢？我沿著大路走，走著走著，決定再把「命運」交給不同的一台計程車。

這一回，「好心」的司機伯伯不到十分鐘就把我送到了舅舅的家門口，紅色虛掩的大門，舅舅從裡頭迎出來，說他擔心了一個下午怎麼現在才到。

我沒有跟舅舅說剛剛那台計程車「找不到」的事，舅舅就忙著拿浴巾，開瓦斯，放熱水，叫我快快去洗個熱水澡，我著了涼。

我換了衣裳出來，才拿出背包里早已備妥的月餅禮盒，卻著著實實讓舅舅給訓了：說我怎么可以這麼見外，回家過節就有月餅吃不完，是外人嗎？還買禮盒。

後來每年中秋，我雖然身在台中，多半會趕一趟台北。台北的路自然而熱就熟了，跟舅舅自然而熱就沒有么距離了。

當然，我沒有再買月餅禮盒，我都空手「道」，卻滿載而歸。

## 蝕心的牽掛

· 香奈兒

黃昏。

寂寥山野。

云淡風輕。

屋前那一叢叢郁郁蔥蔥的巴蘭葉正隨著風韻輕輕搖曳，流瀉無限風情。

風過處，慷慨的順手遞送一股巴蘭葉的芳菲，清甜的馥郁嫋嫋繞繞，薰人欲醉。正自沈溺在這大自然的馨香涼意靜謐中，驀然從心底深處隱蔽的隙縫里泌出一縷無以名狀、不可遏止的思緒——酸酸的暖暖的霎時紆迴心頭——那是對父親蝕心的悠悠思念。



父親那微弓著背蹣跚地踽踽獨行的身影一直一直是我長夜怔忡拂拭不去的影子——痴痴纏纏地盤踞在心坎，教我揮不掉也放不下。

惦記您，父親。

父親的右腳膝頭因工作受傷而成痼疾，常因走多了路過度疲勞而痛楚難當。屢次勸他上街時勿逛得太久太累，免得舊患復發，他總硬挺「沒事的」。

天曉得每當我瞧見他匆促地想以昔日矯捷壯健的步伐趕路，卻奈何年已古稀不勝體力，總累得自個兒額頭爆出青筋、緊咬牙根一跛一跛費勁地提著腳步時，端的太教我扼腕歎息，痛心不已。

自母親逝世后，他緘默自己的孤寂，反倒似女人般對我呵護備至，千般補替母親對我的溺愛——處處涵蓄我的不羈及率性。

緣由生命中驟然衝擊失意與挫折，倉皇失措的我頓時失去搏斗力招架，更沒有似蜘蛛般——不屈不撓埋首合腳修葺纖纖破網——的堅忍及毅力來補綴我淌血斑斑的傷痕。

爲了一個單薄而虛幻的理由、爲了一股執著但模糊的信念，意興闌珊的我肆意地放逐自己——放逐一份不順遂不適意、流離一份我的心我的情。

我萎靡地捨棄了斗志，悄然隱遁山野；卻因而叫年邁的父親爲我揀上了個太沉重太沉重的包袱。

記得臨行的那個拂曉，冷冷的殘月兀自懸在朦朧冷峭的晨霧中，孤清迷惘但覺寫照我的心情。父親執意要送我到車站，安頓了我之后他就下車去。

我自長途車的玻璃窗向外眺望，祇見他正從小食攤買了兩盒菊花茶及一袋子的包子又蹙額躊躇地一拐一拐倒回來塞給我。那雙已蒼蒼老的黑眸盈盈蘊藉著眷念憐愛，且殷殷叮嚀：「別在車上翹著了，放警覺些。」

我哽咽著回應，淚意糾纏喉頭，凝噎不成聲；祇得便勁領著，竭力壓抑淚水不讓堤而潰瀉。

父親一直鍾愛我。

我曉得。

自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曉得了。

我一直是父母的心頭肉。

縱使我已隱逸山林，父親仍然或不時傳來慈愛的關懷、或不時拳拳託付同工揆來我渴盼的書刊小食，未曾終止他溫情的慰藉。

幾許長夜，銷魂的思念蚕噬著我——祇因縱情自身而教父親牽掛老懷，愧恨寸心無以回報煦煦春暉。

流寓他鄉，縱然如風箏飄泊不定，御著長風飛得老高老遠，然則一直一直都被那一根長線牢牢繫住——那是一根悠悠長長眷念父親的情，牽絆了我一生一世。

父親，真的掛念您。



## 雨過天晴

· 林陽

滂沱大雨肆意淋漓之後，天空終於放晴，一道彩虹，懸挂在淨朗的蒼穹。  
就在驢歌奏起前夕，小六評審成績揭曉了，真個是姍姍來遲。

回想起那段和小瓜一起忙碌的日子，真的不好受。畢竟教雙語（國、華語）的負擔太重，常有顧此失彼的感受。幸好小瓜肯收斂起散漫，彷彿開了竅，專心的聽課，再頻繁的額外補習也風雨不改出席。

一直到大考前夕，我不忘叮嚀要他們放開胸懷去迎接挑戰，只要我們盡了全力，就值得無怨無悔了。

考期過後，一朵朵燦爛的微笑，在小瓜臉上相互綻放。現今的小瓜讀書可不容

易，得承受不少壓力，學校的家庭的外來的內在的，都一一往孩子那幼小的心靈塗抹。

於是，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跟小瓜玩樂。讓他們從打籃球打排球之中體驗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我也常跟小瓜一起賞析古詩，或猜字謎或講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

後來學校學辦畢業籃球及排球賽，小瓜在一番奮鬥拼搏之下，竟然奪得雙料冠軍。他們才明白——若要看到成績，非得下一番苦功。而我在引導他們苦練至作戰的當兒，雖然對他們很有信心，卻隨時環抱他們也許會輸球的心理。我告訴小瓜，在勝敗得失之間，難免會有難以壓抑的歡樂和悲傷，最重要的是我們汲取了經驗，以及曾經一起朝著目標努力。

如今，當小瓜即將揮手離去之際，眾人矚目的考試成績公佈啦！他們急切的捉著我問——老師，我考得怎樣？老師，我是不是考得很差？

結果有位同事對我說：「這樣的成績，你還想怎樣？」

是的，我還想怎樣？短短的兩年光景，我看到他們從頑劣到乘巧，從散漫到勤奮，從「滿江紅」到「窗外有藍天」（指學業成績的遞進），難道還不足告慰嗎？我萬萬料想不到，小瓜在全體及較多的科目的表現，竟是六班中最標青的。會

經有位同事對另外一位老師提起質疑，說像我們這樣早補晚補，也沒什麼效果，而他班上學生考出來的成績，並不會差到那里去。那時考試正進行著，該老師就以學生鈞選的答案和答對題數做根據（當然只以A為標準）來證明他的論點。有的老師聽不順耳，就說成績還沒出來，就如此囂張，萬一到時考得一踏胡塗，要把臉往哪兒擱？

好啦，成績一出，那位認為不必補習的老師粒聲不出，就因為我班和另一班其老師常給他們補習的學生，都考得不錯，而不會差到那里去的那班，其實到底還差了一大截。

我總以為，做人應厚道些，即使自己班上學生成績不俗，都不須在眾多老師面前否定別人的努力。畢竟多給學生補習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呀！更何況那又是不收分文，卻又盡心盡意想讓學生有較充足準備應考的額外補習。補習不只是一種風氣，更是一種需要。

實際的情況是，正課內的時間（尤其是國語，每周只有五節）根本不足以應付小六考試，再說有關當局只給一個月的光景讓那些較優秀的學生考國小國語試卷對小瓜來說十分艱辛。在這種形勢之下，對考生最有幫助的不外補習。而我班上的學

生有更多是水平不穩的，我深信通過補習，多多少少對他們有所裨益。

如今事實證明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課本上學習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確是至理明言。回憶起那陣對小瓜諸多叱喝和不滿的日子，不禁啞然失笑。我從未否認對孩子有所求。（說沒有就是虛偽了），但我從不把目標訂得太高。有了目標，我就會自我鞭策，邀小瓜一起奮發朝前邁進。而我所求的不單是成績要好，更要他們學好自發、勇敢和勤奮。

不會忘記，在驪歌唱起的那天，小瓜一個個哭紅了臉，害得我只顧得給予勸慰，自己竟也忘記了悲傷。

兩年內淋落的風風雨雨，真的不知有多少，但我們最終還是走過了。在這個雨過天晴的假期里，小瓜那一張張純朴和日愈長大的臉，經常在我腦海縱橫交錯地映現。從然有再多的不捨，我依然把最深的祝福寄在心里頭。但愿小瓜升上中學以後，能自重自愛，并有更佳表現。

當假期結束的時候，我清楚自己將迎來另一群同樣可愛同樣願意跟我一起學習一塊成長的孩子。我將以更開放的胸懷，更寬容的包含去迎接他們。這是我對自己的深深期許。

## 三月的心事

· 卷

最近的我總是很不快樂地一個人獨自守在無人的角落，寫下一篇又一篇一首又一首極其苦悶傷心欲絕的散文詩篇。

連自己都發現自己的轉變了。

現在的我，不再是那遼闊天空里自由自在翱遊的一片雲，卻只是一個行腳匆匆不勝疲憊的旅人。在洋洋洒洒的青春年華里，我不知自己何時才會擺脫這種趕路的日子。閱讀著自己在學院生涯中的一些心事，那竟是一種夾帶著淚滴的歡笑，美麗又哀愁。很有一點思念，也有一點心痛。

而孤單的日子里，年少的記憶提供不了多少的溫暖了。

是不是自己曾經不小心投影在誰的心中我不知道，卻唯一能肯定，自己竟讓心湖曠上了一個清晰清晰的影子。那是一只雁，瀟灑卻又驕傲自負的雁，飛過我這一窪冰寒卻又多情的寒潭。

詩人說，記得也好，卻不忘加上一句最好你忘掉，企圖把那曾經在交會時互放的光芒在一聲忘掉之后一筆勾銷。忘掉，詩人竟這麼說。

而自己，連他的近況都不敢問，只在這又熱又多雨的三月天里偷偷地、靜悄悄地思念。

也許就是因為奔波，也許就是因為旅途寂寞，常在不經意間憶起那些本以為自己並沒有記下一些風花雪月底日子；那沒開始就轟轟烈烈地結束的愛情故事、那段拼命吃冰淇淋，就這般讓青春流逝的歲月、那張「從沒去注意卻會突然想起的臉孔、那首在心中沉澱了十年的驢歌……」

那樣的五彩繽紛卻也那麼地真實及令自己心悸。

這么錯綜複雜的片段，竟是我的青春交換回來的。

或許哪一天，當我也安定了，開始了平穩踏實的生活時，但愿自己不再這么常自悲自憐自嘆與深情地思念。

而日子，仍在趕路的塵埃中如飛而去。



## 關於賞月的答案

· 亞楊

還賞月嗎？每年的中秋節。

你說你不重視這個節目。任何一個月的十五都可以是你的選擇。

但；你不是不知道，這裡面所涵蓋的意義。這個日子的渾圓，是月的渾圓。

你說團圓不團圓都無所謂。你還是孑然一身，你還是飄忽東西，你還是浪跡天

涯。

如何詮釋這樣一個月圓的日子，該如何描繪團月之夜的心情？

你問我：為何選擇八月十五？

我選擇八月十五祇因為八月十五。而你從來不曾明白是日子選擇了我，並非我

選擇了日子。

是的，日子不是一層不變的，你說你將日子滄桑起來，而我卻將日子詩意美化。

你說你要擺脫傳統的桎梏，擺脫一切有形無形的束縛，你排斥一切莫名的行爲，但你從來不知曉，當你刻意去擺脫時已經受縛。你一直都不明白何以有那么多的困頓，你自以爲超脫，你祇是自以爲很自我。

還在賞月嗎？每年的中秋，你如此問。

每個夜晚，每個有月亮的夜晚，我都在賞月，不是爲了詩情畫意，也不是對月感懷。更不會對月獨酌。

該告訴你一個無謂還是無所爲的答案？也許你也不屑於追根究底。一切的問題與答案都沉澱在心底。

多少年了，怎麼還是一個老問題呢？

而今天是陰曆八月十五，中秋節，捎來你遙遠的問候，會不會比月亮更遙遠？我已經沒有什麼感覺。就像那年的八月十五道別時，你問起我的選擇。而我祇一味微笑。

？

也許你更滿意于這樣的答案；我還有更好的選擇嗎？

都說過了；我們都延續於傳統的脈搏。如何完全拋卻重新塑造完全獨立的自我

多少年後，難道你尚未明白，你尚未體悟日子所給予你的答案。

千江有水千江月。無論你是在海上，在江濱河岸，還是在湖心徜徉，同一個月亮是否告訴你不同的心情。同一個月亮是不是也給你不同的答案？

也許你不必刻意去賞月，當你無意間瞥見皓月當空，答案也就昭然若揭。

十五的月亮

石磐

# 十五的月亮

· 金艾格

7:15 P.M.

廣播電台

空中飄來熟悉感性而低沉的聲音。

「十五的月亮，月圓人團圓」一首我非常喜愛的「十五的月亮」。

曲未成，人已恍恍惚惚跌進了沉思，是那種觸景傷情。

每逢佳節思親，我想起了故鄉家里年邁的雙親，那種不在父母親身邊的痛苦只

有離家的遊子方能體會。

但我卻更想起了一個孤單單的人。



她，是一個拾荒者，只有用「辛酸」兩個字來形容才體貼切的女人。

她，是一個可憐人，時常在我們周圍出現，卻只能令那麼多人投厭惡的眼神，她總是那麼不在乎，也許已經習慣如此的冷漠。

我記得她以前見到我時會侃侃而談個不休。可我卻不會見她罵過人，我猜想是沒有惹她生氣的時候吧！其實她給我的印象是蠻好的，她教過我許多做人的道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世界原本公平聖潔。沒有是非善惡之分，是因為人性的懦弱與貪念，道德的沉淪與墮落使罪惡愈生遍地，正義迷失不復，她勸導我做不可記仇念恨，受人非議是因為自己的錯。

聽說她風光過，也曾失戀過，而晚景淒涼，孤苦無依是誰的過錯？自作孽嗎？還是命運作弄？還是人性醜陋善惡不分青紅皂白偽善的一面？

不愉快的童年來自唐山。那種舊式家庭封建思想的禮教下，因為重男輕女使她在五歲那年被賣給人家當丫頭。從此受盡主人家百般虐待叱責，過著非人的生活，那種吃不飽餓不死做牛做馬的苦難日子只能將一把把眼淚往肚子里吞，她堅強地向命運低頭。

後來主人家遠渡重洋南來懇荒的時候也跟隨著來了，從此在南洋落地生根。

十六歲那年，主人將她賤賣給一個年青小伙子做妻房。然後過著割樹膠賺得糊口，蠻以為從此脫離苦難，卻萬萬想不到丈夫染上惡習，嫖賭成性，不務正業，不但將辛辛苦苦掙來的一塊膠園賭光，還欠下巨債讓她去償還，甚至將性病傳染給她，使她受盡身心靈的痛苦與折磨。

在一次的激烈爭吵中，她意外的將喝得醉醺醺的丈夫推落窗口橫屍戶外，從此她靠著替別人割樹膠養大五個兒女。

風光的日子不是沒有過，五個兒女中有三個是大學生，目前已成家立業定居國外。這是她高興時淘淘不絕透露出來的。

但風光的歲月卻不能讓她安享晚年，孩子長大先後離家，想必是沒有一個可以諒解身為母親的那種說不出的苦，是一輩子的苦啊！她用一生的任勞任怨來換取兒女的成長和他們一生的幸福，好讓他們在社會上立足，作出貢獻，而身為子女的卻沒有一個會承認這么一個偉大的母親，即使是為了搶救小女兒的性命清白而身敗名裂，忍受千夫所指。

晚景堪憐流落街頭的處境也沒有讓她倒下，想來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她靠著檢拾垃圾堆里的廢物來換取溫飽，反正童年過的日子就是吃儘主人丟棄和發霉的飯

渣，這一生還不是一樣熬過來了。

雖然許多人都認為她神經錯亂，但我堅信她也有正常時候，也許她思念情深，悲傷過度，也許哀嘆世態炎涼，心情冷暖。我卻不曾聽過她任何怨言，也沒有聽過她想要解釋或澄清這輩子所犯的過錯，在她冷靜佈滿皺紋的臉上，洋溢著人性的光輝，是那麼坦然與自在。

每當想起她的一生，我總感覺滿腹憂傷，世間所有的對和錯在每個人的心中又成了怎樣的句點，而明亮的皎潔的月亮的背后又隱藏了多少不為人知的黑點，我無言亦無語，「遺憾」兩個字在我心中慢慢長芽生根了。

她是一個拾荒者，正忙著檢拾著無情歲月所剩餘的「辛酸」。

十五的月亮，月圓人團圓？

她心中的月亮呢？

磐石

第三輯

# 麻麻

• 田風

年底的氣候始終不一樣，原本是萬里蔚藍的晴空，整整半個鐘頭不知誰招集一團團烏云，開始進行一場暴亂，使地面絲毫不留半點溫煦的陽光。

空氣不再是乾燥且充滿塵味的。雜草野蕨早趁一陣濡濕鸞張地在洋灰路旁和破裂洋灰塊縫間生長。因飲飽雨水露氣，這些雜草野蕨顯得格外鮮綠活力。

從這條洋灰路再走不多過兩百步，便可以到達麻麻的家。麻麻的家是一間舊板屋，周圍除了被遺棄的膠林，便是半人高的茅草。當接踵而來的是一陣疾遞的狂風，這平時神氣十足的茅草，一敘一倒的，也要向風勢低頭。而舊板屋受了一場又一場的風吹日曬雨淋，牛奶色油漆開始像魚鱗片被刀刮掉，一小塊一塊與木板間離。

當千萬條銀絲蕩漾半空，牽往大地時，那是過了大半的午時。

一場暴風雨，把麻麻的恐懼再次由心里掀起。麻麻躲在房間陰影遮掩的桌下，一陣閃閃發亮的光芒剛剛消逝，在暗色的房間彷彿仍逃不過劇烈隆隆的怒吼。麻麻兩根小食指儘量塞滿耳孔，希望能減低震動下的戰慄，可是他計算錯了，那聲聲雷轟還是那麼猛烈，非要炸掉他心靈的平靜。麻麻還不敢移動自己身子半步，任由麻痺從最尖端的腳指尖像蛇一般慢慢游上腳板、小腿、大腿……他的黑眼珠死釘著窗口送進來灰色光明，看到窗口伏手處探出四五片超半的芭蕉葉，搏斗中顯得無比辛哀，無比怨意。他很想側過頭，讓視線換個方向，可是光暗對照下，他還是捨棄不了追尋光明的念頭。

隱隱中，麻麻聞到老鼠腐屍臭，他知道又是大花貓咪咪啣來放在他床底，玩弄一番棄屍而去。麻麻很喜歡咪咪，它不像一些同學看到他，彷彿他身上染了恐怖的病菌，三步湊成兩步急急閃開。有時他們用異樣眼光接觸後，話題開始轉向他。雖然是一句極平常的諷刺，但是在他的耳朵卻是一隻極毒的毒物，吮吸他的腦醬，啃噬他的心靈。面對他們，日子變得孤單且難堪。咪咪卻不會如此，每當他不快樂時，他總會抱住咪咪撫摸對它傾訴，咪咪喉間發出咕嚕咕嚕聲足似在安慰他一樣。這

時候，咪咪在他最需要時不知去向了。

咪咪，咪咪，麻麻心里叫道。

咪咪還沒有出現。

麻麻是個口吃極重的小孩。自從他父親在木山駕山大王意外翻車壓死後，他的母親受不了刺激，陷入了半瘋半醒的狀況。在家里，唯一可與麻麻正常接觸的人，便是他六十多歲的婆婆。幸虧麻麻的婆婆幹慣粗工，活了一大把年齡仍保持強韌有力的慣性。有幾次他的母親瘋狗般掐住弱小身子的他，還好有他的婆婆拼盡老命把他母親十根鐵指硬生生拉開，她自己也得差點四腳朝天。至今，麻麻的婆婆最擔心她忽然與世界別離後，這位孫子將由誰看顧？

房門緩緩地移開，裂了一大縫。

麻麻微微昂首，陰暗的房間使他不敢確定什麼人進來。難道是瘋媽媽？一道驚恐的猜測掃過他的腦海。他把他自己的身子縮得更緊了。

「麻麻，麻麻，你躲在那里？」

一個老邁深沉的聲音在他耳際熟悉地回響。

「婆：：：婆：：：我：：：這。」

麻麻週轉不靈的舌簧很辛苦地把幾個聲調拼在一起。

「你躲在這里幹什麼？」

「我……怕。」

麻麻的婆婆蹲下，把臉湊近。在她胖圓的大臉，皺紋起伏深刻可見。她的上唇微微顫抖地搭在失去光澤的下唇，那一對深陷的眼睛縱然頂蓋著兩撇白云，卻特別明亮。像她這樣年齡，很少有這麼明亮尖利的眼神，除非她對生命仍然有很大的生存感。她的頭頂上，稀疏留下白髮，見證了歲月不留人的感嘆。當她蹲下，前彎的背已不再那麼明顯了。

麻麻的婆婆左手貼在他背心，右手撫著他的髮絲，寧捨她的體溫給麻麻。

「不要怕，不要怕，可憐的孩子！」

麻麻含淚咽鳴的哭。

麻麻的婆婆緊摟麻麻身子，眼睛不禁正視天花板與牆壁連接處，眼眶里閃著淚光，可憐，可憐的子不住掛在她嘴邊。

這場雨下得不久，經過一番的折騰，漸漸地失去應有的威力了。最後一陣密集成小小的雨絲，灑在黧黑的濕泥。太陽出來了，印在天的另一邊是一道孤形的彩虹

，大地也蒙上了一片清新的色彩……。

對於麻麻這學生，我簡直要浪費很多口水精力。

容我直言批評他，一個讀到六年級的學生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更何況叫他一句極簡單的句子？他握筆，像握毛筆又不像握毛筆，五根手指尖齊齊黏上鉛筆，顫抖寫字。固然，寫不出什麼樣的好字。他讀書，更不用說了，說一句真心話，口吃連篇的學生，怎麼能讓人耐心地聽完？

對麻麻這樣的學生我可以完全放棄，對他少費一點心機。假如我能在預期內教會他塗會考選擇題答案已算非常本領了，根本沒有什麼時間重新教他唸生字、了解語法、作文等。學塗答案學了這麼久，他還是一題塗上兩三個答案，怎麼不讓我把他攔在沒有希望的一群呢？

我是今年才轉校到這鄉區的華小，對於麻麻的身世，一概不知。第一天進班便知麻麻「與眾不同」。他雙目無神，頭髮蓬鬆，雙腳拖鞋上還可以看到滿腳毒瘡。他江水浸洗後呈黃的白色校服往深藍校褲外擺，一副看來極不順眼又不整齊的樣子。在我訓令他衣服塞進褲管後，他才慌張且胡亂地把衣服塞進，差點連手巴掌也拉不出來。

也許他天生長得這副討厭的模樣，使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樣跟他拉開距離。他的課任老師把他安排在班後一個不太顯眼的角落，假如沒有注意他，他的眼球必定溜到窗口外的世界。

進行過一兩次測驗，他毫不在乎地在整張有空位的考卷都寫上「能能能能」。第一次我看到此樣的考卷，真是啼笑皆非。我唯有畫上一粒超型大紅蛋，補回他算了。雖然在成績上他處於無藥可救的地步，但是令我感到興趣的是他比任何學生還要禮貌。一大早，只要他見到老師，從老遠之處便發出聲調「老……師……早……安！」不像其他學生看見老師傻傻地笑或畏頭畏尾的。

那天的天氣確實悶熱不堪。炎炎的太陽，高懸在操場的當空。刺眼熱焰反射在人體上，簡直要蒸騰人體內的細胞和水份，不用激烈的動作便覺得身體黏黏的。這種天氣在課室內本是慵倦沉悶的，在操場上卻變成青春活潑了。

上體育節鐘聲一敲，個個學生換上運動裝一窩蜂似的湧向操場，排隊等待我這體育老師的指示。我叫他們先繞操場緩跑以作熱身。跑了一圈，麻麻步履滯鈍，遠遠被其他同學拋在後頭。他的臉上帶有一種著急的神色，拼了老命還是消除不了自己撲撲鞋底沉重磨擦聲，好不容易差了一大圈才跑完。他歸隊後，大口大口嚥下大

量的空氣。

哇、哇、哇！

站在他前面的女同學忽然尖叫起來。只見他已經面蒼唇白從那女同學身旁斜斜擦過而下。所有同學立刻退後，圍一個不整齊的圓形，不知所措。我不加以思索，一箭步走到他身邊蹲下，雙手插入他的腋下，把他扶到蔭涼處。

「會不會死掉？」一位同學伸舌頭道。

「胡說！」另一個說。

我立刻訓令周圍的同學離遠一點，不然麻麻必定很難吸人新鮮的空氣。我在他頸項後面兩邊用食指和中指用力地拉了不知多少下，一直到我所拉之處呈現紫黑，呼痛之際才收手，看樣子是中暑了。只見他從蒼白的臉孔轉為紅潤，呼吸也通暢無阻了。他留在一旁，看著我和其他同學在操場上跳著、跑著，灑一大把汗水，眼瞳中不禁閃出羨慕的色彩。

當天下午，我在辦公室里編寫教案，空氣還是靜止不動，彷彿懶洋洋充塞著大地，就是如此，人也變得提不起勁來。我總覺得我所抓的一把筆好像千斤重，腦子也靈活不來了。我呼了一口氣，擱筆在教案上，把十指交叉窩抱頭的背後，翹起前

面兩根椅腳向後伸一伸懶腰。沉悶空氣使我多想躺一下睡覺，可是這樣大熱天未必睡得著，況且必定滿身大汗。

就在這時候，我從竹叢遮住的洋灰路聽到講話聲。我拉長耳朵聽一聽，口吃的語音極為重中伴著一個蒼老陌生的聲音。不由地，我的注意力轉向那個地方，終於給我看到麻麻拖著一位老婦人，一步一步地走來。

麻麻和那老婦人走進辦公室，我立刻平穩椅腳，坐好樣子。麻麻一手牽住那婦人的右手，另一手指著我說：「就……是……這……個……老……師！」說得真辛苦，真希望跟他換一根舌頭。

「老師，謝謝你！謝謝你！」那老婦人握住我的手有點激動點點頭。

「你是……」一個突來的動作令我百思莫解。

「哦！我是麻麻的婆婆，謝謝你早上救了麻麻，不然的話麻麻會死的。」

太誇張了吧，輕微的中暑也會死？我想，但不敢說出來。

「麻麻從小就很少跑，前幾年的老師都沒有讓他跑，就是他們有，我也不肯，你看，他這樣瘦，一跑就累了，希望老師能在體育節時，不要讓他跑，畢竟他的身體太弱了！」她說得振振有詞，多麼乾脆，我何不想脫口而出，麻麻就是缺少運動

，身體才這麼虛弱，再不運動的話，反而害了他自己，但對著這樣堅持已意的人，我還是忍住強顏歡笑。

「麻麻多可憐，這麼小的年紀已經沒有了父親，母親又瘋了，現在我已經老了，有一天我會離開他的……唉！可憐，真是可憐的孩子！」說著，她的眼眶已含著淚水，只是沒有掉下而已。

我真不知道麻麻有一段淒慘的身世，而且一直以來我都被他的低能、弱智、懶惰所遮蓋，我沒有走出這個圈子，去發揮我的愛心，去關心，去呵護。我像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締造出好成績，好的總巴仙率便達到了成功，殊不知還有另外一個使命——有教無類，往往成爲同行的忽略。我一看麻麻，在他的婆婆護佑下，他仍然不失天真活潑的笑容。他的婆婆再三吩咐我不要讓他上體育節後便和麻麻走開了。

一個下午，仍舊在熱氣籠罩上，我胸前背後的恤衫開始印出汗水，慢慢擴大汗水的範圍。也許天氣熱到最高點，會化爲清涼，這是我深深的盼望。

鐘聲又響，我像被追趕似的拿起教案和課本，從坐位站起來走出辦公室的門。剛下了一場毛毛雨，天色還是有點陰暗。我小心踏在濕漉的洋灰路，深怕佈了青苔

的洋灰路會使人摔了一交。

我的腳還沒有踏在課室地板上，學生們已經全部站了起來。配合我身形的趨進齊聲道：「老師早安！」當然，我也點一點頭，回應一聲「早」。

我把夾在教案中的考卷拿在手上，課室里變得那麼肅靜，所有學生的眼睛都盯著我，但若以眼禮對比，麻麻還是吊兒郎當，一副輕鬆的樣子。

「你們考得實在差，最高的也不過六十二分。你們回去有沒有讀？每一題答案都在書本里可以找到的，平時我也在課堂上講了好多次，你們的耳朵長在那里？」我只覺得自己的聲音由低而高，一股猛烈的火苗在心中燃燒了起來，我想，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

「老師說過，不及格的人要處罰！」

我終於做出了判決，個個學生更加張惶起來，好像我這顆定時炸彈碰到誰，誰就倒霉透了。我從最高分數唸下去，只唸四個便到四的開頭，我也自然而然的揚起籐鞭，作出一個宣告誰心里的猛跳。

到了麻麻，他的臉色也變了。他一步一步走上來走得那麼小心，緩慢，然後伸出手巴掌被我出其不意的揮下籐鞭。那知他的手縮得快，只聽到力力急速的風聲。

「麻麻，你幹什麼？」

我左手抓住他的手腕，便會覺得他的上顎骨跟下顎骨呷呷發顫起來。我毫不留情地揮了幾鞭。他怪叫一陣，揉揉自己手掌又回自己座位上坐下。

不猶豫地，我訓話一頓才進入考題改正。麻麻那裏有聽我的講解，他的眼珠溜來溜去，總是沒得空。除非我講一些有趣或好笑的話題，他才定住眼珠一陣子，然後又伸長頸子溜眼珠。我試過罵他幾句，那只不過暫時性安安穩穩坐著而已。

我便開始一筆一劃教他寫一些較易的華文字，讓他在學校的時間不致於白費。教他也實在不易？一個字左拼右拼上拼下拼，花了幾天的時間還是不能把字寫得像點樣。同事們知道我這樣做，替我不值，說我白費心機，用錯精力。我也笑笑對他們說，反正學生少，有多餘的時間格外給他指導。

對於麻麻來講，時間是一分一秒慢慢地過去，他總是不耐煩，不耐煩呆在課室里，不耐煩我叫他一直寫字，不耐煩每個月一科又一科測驗，他情願躲在家里，跟咪咪一起玩，對它講話，解一解悶。可是他的婆婆一定要他來，縱使不會寫字，聽一聽學一學語文也好。她卻萬萬沒有想到，大多數的老師對他處置不理，任由他在上課時魂遊向外。

一到放學，麻麻背起書包，飛也似地跑出課室。除非有同學喊道「麻麻，掃地！」，他才停多一會兒，揚起掃把在地上刷刷刷幾圈，算是執行過任務。對於他來說，多呆學校一會兒，多增加一份身體的苦楚，因為他的肚子已經餓扁了。

就像往常一樣，麻麻聽到放學的鐘聲比任何一個同學更快站了起來，以最快速度喊出「老師再見」的第一個字，卻最後聽到他說「見」收尾。因不是他值日掃地，當老師踏出課室的門，他也跟隨跑出。一到家，他的書包一拋，便拋到客廳的一個角落，縱使書本練習簿從書包漏了出來，他的眼連看都沒有看。

踏入廚房，他的面色一剎時變了蒼白。廚房地面上除了灑著鮮血，還有一些金黃色的貓毛。咪咪，咪咪，他想跑過去看個究竟，但是他的兩隻腳變得前所沒有的軟綿，邁不進一步。就在灶那探出一個頭，他定睛一看，媽呀，是那個瘋媽媽！

「回來了！」看見麻麻，瘋媽媽露出白皚皚的牙齒。

「咪……咪……咪……咪……咪……呢？」

他拼了力氣才說出。

瘋媽媽似乎沒有聽到他的問話，仍把半瓶的柴油倒在木柴上，木柴上的火焰經柴油一潑，火焰頓時變成猛烈，且冒出一陣陣烏煙。

「肚子餓了吧，我煮一些肉給你吃，唉，這隻貓也夠壞，抓傷了我的手，還好我花了一大早的功夫才把它的皮剝掉，你再忍一忍，等下有肉吃了！」瘋媽媽把一大盤肉放在灶上。

開頭，麻麻的心迅速跳動，接著，不知那里來的勇氣，他的恐懼變為忿怒。他的臉緋紅起來，三兩步衝過去抱住瘋媽媽，鎚她的身子。

「還……給……我……還……給……我……咪……」  
眼淚跟著一把怒火刷刷地往下淌。

「走開！」瘋媽媽用力掙扎，把他推倒在地上。「你再吵的話，連你也拿來煮。」

現在他已經不是為著死亡的咪咪而痛哭，而是一個死亡威脅的震撼。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他感到無助害怕。

婆婆呢？他猛然想起婆婆竟不在家中，難道也遭到毒手？他的屁股在地板上磨擦後退，萬一瘋媽媽突來的動作，他可以有相當的距離，充足的時間往外跑。但是，瘋媽媽只顧她自己的手，正把油倒入鼎內。

麻麻身子退到門檻，便站起來往客廳的門用平生最快速度跑去。快要到門口，

他被一隻大手攔住，他心驚狂叫一聲。

「是我，婆婆。」

麻麻沒等自己眼睛看清楚婆婆的臉，就抱住婆婆哭著。

「走，快走，我們到李大嬸的家。」

一老一小連回頭都沒有回頭，也不管幾段洋灰路破碎得難行，半拖半跑往李大嬸的家去。

瘋媽媽經過了這麼久終於關進瘋人院。

那天麻麻上學後，瘋媽媽不知從何找出一把菜刀，喊斬喊殺的。麻麻的婆婆見情勢不對，立刻把房門關上，拿上棍子緊守在床邊。不久，她聽得淒慘貓的嘶叫聲，然後一陣辟辟啾啾的聲音清晰可聞。咪咪，成了她的替死鬼！

麻麻的婆婆自知年紀已老邁，又經過這一場事件，終於接受了她二兒子的要求——要她和麻麻搬去他的家住，好讓她老家在病痛當中有人照顧，而麻麻不是一輩子可以跟他婆婆的。

當我獲知麻麻要轉校的消息，已經是第一學期學校假期的事了。最後幾天麻麻還是老樣子，不能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看他一張稚氣的臉，彷彿到那里都是一

樣，我不禁抬頭仔細看看這一位學生，他的臉龐不很大，臉色顯得有點蒼白，也許營養不足的緣故。他的鼻子有點扁，小嘴一張便露幾顆蛀牙，黑眼珠呢總給人無神的感覺。

哈，這下可好了，少了一個不會讀書的學生參加JPRS會考，學校的總巴仙率必定提高一點，一位同事這樣說。我沒講什麼，只是看玻璃窗外的景色。那是一個多麼迷人的早晨呀，操場旁不知名的花樹已經覆蓋著一層紫藍的色彩，三兩隻麻雀兒啾啾，飛落洋灰路又飛去，甚是歡悅，湛藍的天空，也悄悄地開始魔術性塑造自己鐘意的云朵，不知要送給那個心上人，而一陣涼爽的田風吹來，帶來綠芽興致勃勃地生長，也帶來清新的氣息。

麻麻走的前一天下午，到宿舍來找我。他遞給我一張紙條傻笑一陣又回去了。我把他摺的紙條攤開，上面寫著：

謝謝老師 麻麻

我激動地笑著，那張紙條埋在我的手里傳出一種神聖寶貴的訊息。

## 這次不是遊戲

· 無戈

「要錢？要命？」

噢！不，他不是這樣問我，他不是這樣恐嚇我！

他是直接了當的用命令式的口吻么喝：「錢！」

然後用一甩他手上拿著的正頂著我前額距離不到三十公分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什麼黑星或紅星的手槍，同時用他的兩只眼睛狠狠的盯著我，（他雖然戴著墨鏡，但是我可以感覺他的兩只眼睛露出兇光，陰森森的藏在兩片墨色鏡片後面。

要錢？還是要命？這只是我自己的腦袋莫明其妙的那千鈞一髮的節骨眼的瞬間

所一閃而過的念頭。（沒辦法！這種遊戲，小時后玩太多了！）

而其實，也真的只剩下這個念頭了！其他的潛意識都停頓了，從腳根馬上竄起的一股寒意直往腦門沖撞的不寒而慄，（我可以確定，皮孔與寒毛都豎立起來了！）

然後聽到他再說：「快！」很不耐煩的口氣。

天哪！我還在遲疑什麼？是一把槍頂著我的腦門也！我還在發楞什麼？這不是一場遊戲也！我還可以去懷疑那把槍是真是假的嗎？我還可以去猜疑那里頭真的子彈嗎？也就是電影里頭所謂的點三八（口徑）嗎？或者！我還在期待奇蹟破門而入解開這個僵局嗎？

站在我旁邊的剛剛從伏在案頭作小片刻的酣意中驚醒的同事，挪了一個小步過來，慌忙的將收銀櫃打開！

那個人不再說第三句話了，（真酷！）他把槍晃一晃，同時再逼近一點我的太陽穴，（似電影院情節里頭所表演的那一幕，一模一樣！）

我才好像回到現實，清醒了過來，是搶劫啊！是一個肯定要錢也可能要命的搶劫啊！

女同事示意我趕快掏錢，我馬上照辦。

一千塊的，五百塊的，一百塊的，通通的攤在高高的大理石砌成的格外冰冷的接待室的櫃檯檯面上，他持槍的手一動也沒動，另一只大手伸出來一掃，返身就走！（是的，是走，不是逃！）。

電動玻璃門似傻瓜般的馬上拉得開開，他幾個快步就即刻埋入凌晨依稀微亮的夜色，夜，與平常的寧靜没什么兩樣！

怎麼辦？驚怒被催眠似的這時后全甦醒過來（毛孔依然擴張著類似雞皮疙瘩），開始阿Q似的的作各種的模擬假設！

如果，如果那槍不是真的，我們兩個人應該可以扳倒他的！如果我不把錢悉數交出來。他會不會進櫃檯，然把我一槍斃了！如果他剛才轉身的時後，我趕快拿起椅子往他后腦門砸去！如果……

還是同事比較實際，她說通知老板。

不到十分鐘，老板來了，老板娘來了，老板的兒子也來了！時間是四點十五分，凌晨。

我們開始很驚甫未定，很似乎委屈的作極盡逼真的現場目擊描述。

「只有一個人」「還以為是房客住宿」「快接近櫃檯時，我才懷疑」「他竟然戴黑鏡，三更半夜」「他一只手藏在懷里」「到櫃檯時就掏出一把槍」「指著我要錢」「不確定是不是玩具槍」「不知道是什麼人」「講方言」「不知道往那個方向跑」「好像是往中港路那一邊……」

完了，說完了！輪到老板。

「損失多少錢？」「爲什麼通通都給了？」「那麼老實？」「爲什麼……」

接著老板的兒子。

「人長什麼樣子？」「才一個人嗎？」「是不是真槍看不出來？」「他不敢開槍的！」「殺人要坐牢一輩子，他不會殺人的」「這種小混混，想拿一點錢而已！」「就這樣拿了就走了？」

然後老板娘也說話了。

「錢大張的就要馬上收好」「這次拿這么多下次就會再來」「一次損失事小，以後食餌知味……」

訓誨了好一陣子，臨走，還下了一個三不結論：不報警（有損店譽），不張揚

（以免人心惶恐），不要緊（這次公司賠，下次分攤賠）。

那一夜的黎明因此被等待得特別長久，被數落得怔怔的呆立迎送著大落地玻璃牆外的黑夜慢慢散去恐懼卻不曾褪卻還增添了義憤填膺。只見那個送羊奶的年輕小伙子照樣幾乎固定在那個時后前前后后載得滿滿的捱家捱戶；送早報的「歐里桑」同樣在電動門叮一聲拉開后，一疊報紙叭一聲丟進來，還一定會說一聲早啊！而早退房的房客依舊打扮得光鮮從電梯門魚貫下來攜家帶眷！

要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對的！領帶要趕快再打起來！笑容要堆砌得燦爛的似玻璃窗外透進來的那片晨光一樣，照樣說：「早」說「謝謝！」「謝謝光臨！」。（其他的要守口如瓶，切記）。

換班的早班人員來了，交接，「錢！老板來收過了！」很鎮定的說完這個謊言，就跨上了機車，故意催大油門然后加速，闖了大清早一路的不放在眼里的紅燈，想像自己是一個憤怒青年！（對的！非常憤怒的那一種）。

回去睡了一個根本没有睡著的白天的覺，第二天晚上，竟然還是爬了起來（在兩個間隔了五分鐘的鬧鐘分別響起後的掙扎後）去上了在那里的第八天的班。

當然，在雨後的不少夜晚，一閉眼就浮現一把槍，一入睡就被槍擊驚起；一看

見凌晨以后的電動玻璃門拉開，就不由的恐懼進來的人從褲袋掏出來的不是錢包！班，卻竟然還是那樣持續的上了下去！

〔唉！沒辦法！要命也要錢！這種遊戲，小時后玩太多了！〕  
雖然，這一次絕對不是一場遊戲！



# 天地悠悠

· 順子 ·

〔一〕

劉浩又回到石隆門，爲了祭拜兩位生前與他親如兄弟的難友。他在碼頭僱了一只小船，由馬來人划著，直往砂羅越河下游而去。到了那個多次出現在他夢中的渡頭，他叫馬來人停船。當年就是在这里，他的兩位好友被殺害，他僥倖逃出生天，不過也受了傷。幸好傷勢不重，他躲在荒草叢中，一動也不敢動，追殺他們的那些人四處找他，都沒有找到。他一直躲到那些人離去，才從草叢中鑽出來。

那時候他孤零零的一個人，只覺得天地悠悠，不知何去何從。回頭找尋兩位好

友的遺體，見他們回天乏術，只得將他們先揀到一個小山坡上。他用巴朗刀挖土，挖成兩個墓穴，分別安葬兩具尸體。

在那荒山野地里，他精疲力盡，想起兩位好友從此與他陰陽相隔，不禁悲從中來，號啕大哭。

他和黃強、蔡進三人都出生在那遙遠的故國，只因家鄉戰禍連年，民不聊生，才不得不離鄉背井，飄洋過海，先在婆羅洲西部的三發落足，做了開採金礦的礦工。

那時候，三發的客家人勢力雄厚，組成三條溝公司，以開採金礦為主要的業務，大家同心合力，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劉浩、黃強、蔡進三人都曾經歷苦難，如今在三發剛剛能夠安居樂業，卻因三條溝與萬勞律的大港公司不和，雖然都是客家人，卻是水火不相容，弄得自相殘殺。

于是在劉善邦的率領之下，為數三千同屬三條溝公司的男女老幼倉皇逃出三發。他們餐風飲露，行色匆匆，經于越過分水嶺，進入砂羅越的地界。

當時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在砂羅越他們會干回老本行。他們選擇石隆門，因為該

地原先就有一些客家人。自從抵步之後，劉浩每天都和黃強、蔡進一起，用最簡單的工具，開水塘，挖溝，引入砂羅越河的河水以沖洗礦土，讓金沙沉澱溝底以便收集。

不久成立了十二公司，大家都是公司的人，由公司分派工作，公司出售黃金所得的利潤人人得以分享。公司的首領也由眾人選出，如領袖當中有人行為不檢，眾人可以在開會時將他罷免。

想到十二公司當年那種風風光光的景況，劉浩好不懷念。雖然事隔多年，他好像還能看到那些首領一個個英姿颯爽，意氣風發。公司的旗幟每天都在旗桿上迎風飄揚。人們使用的也都是公司發出的錢鈔和銅幣。那時候他和他的兩位好友無論走到那里，都可以昂首闊步。他們同住一間屋子，同吃一鍋飯，直到公司將他們分開為止。

黃強被公司派往燒炭崗。那兒也發現金礦，需要人手。不久，蔡進被派往短廊參加錫礦的開採工作。只有劉浩留在石隆門。

[二]

在古晉，白人拉者召見首席行政官。那王宮就在河邊，對岸是巴剎，有一些福建人和潮州人開店做生意。對這些華人，拉者一向没什么好感，只是不能沒有他們。照他以往的經驗，至少古晉的福建人和潮州人比石隆門的客家人聽話，肯與拉者合作。

政府的行政公署設在巴剎附近，首席行政官要想晉見拉者，必須乘舢舨渡過砂羅越河。今天河水流得特別急，所以舢舨必須斜著往上划，到了河中央，雖然馬來船夫奮力打槳，舢舨到達對岸時，被水冲到王官碼頭下游，船夫還要划上幾划，才能靠岸。

船上除了首席行政官之外，還有兩個錫克人衛兵。他們留在船上，行政官獨自上岸，這時早有拉者的侍從在等著他。

「拉者找我談什么事？」行政官一邊走一邊問那侍從。大家都是英國人，在這個小小的國度里，也没什么事值得互相隱瞞。

「還是上回談過的那件事。」

「石隆門？」

那侍從點點頭。

行政官不再說什麼，與那侍從逕自走入王宮。以氣派來說，它更像私人住宅，而不像王宮。行政官初來上任的時候，就曾提議將王宮加以改建，使它名符其實，無奈國庫空虛，談了幾次都是空談。

拉者的辦事處倒是相當寬敞，通風，而且光線充足。拉者的氣色也很好，看來有王者之相。見了行政官，他就跟以往一樣，走過來親切的跟行政官握手。

「家里的人都好嗎？」拉者問。

「太太一直吵著要回祖家呢，真是麻煩。」

拉者聽了大笑。「你們來了都快兩年了，她還不能適應這里的生活，這太講不過去了吧。」

「是啊，我也是這樣跟她說。但是沒辦法……。」

「你去告訴她，拉者來這里整整十六年，都不嫌這地方落后，你叫她老實點。」

「我說過了，她就是不聽。」

「那你就讓她回去吧。」

「不行啊，我可過不慣單身漢的生活。」

「怎么我又過得慣？」

論年紀，行政官比拉者大十幾歲。拉者今年最多四十歲，一直沒結婚。在行政官的心目中，此人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寧可在這遠離故國的婆羅洲島上開疆拓土，劃地爲王，也不願回去英國做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年輕人，有志氣！」這是行政官對拉者的評語。

他與拉者每次見面都是無所不談，兩人親如兄弟，所以當拉者反問行政官「怎么我又過得慣」的時候，他其實只是隨便說說，完全沒有責備對方失言的意思。

「今天讓你來，要想跟你研究一下怎樣對付石隆門的那幫野蠻人。」拉者說著，自己先坐下，並揮手叫行政官也坐下。

〔三〕

鴉片，對石隆門的客家人礦工來說，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煙館、賭館和酒

館是人們工餘常到之處。

劉浩有時跟朋友也到酒館喝上一杯，不過他不賭錢，也不抽鴉片。黃強說：「你還年輕，氣血旺，生活再苦，你也還頂得住。」

真的，礦工生活的確很苦，工作時間很長，風吹日曬雨淋，儘管身強力壯，做完一天也不免腰酸背痛。

還有，在石隆門的華人當中，男人與女人的比例幾乎是十比一。除了很幸運的幾個人之外，個個都是光棍。每天做完工作回到家里，總是冷冷清清的，餓了沒人煮飯，衣服破了沒人補，最淒涼的還是那狂風暴雨之夜，單身漢子難耐寂寞。

抽鴉片的人就不同了。劉浩聽人說，抽上一口，身子就輕飄飄的，什么苦都沒有了。有時彷彿還回到故鄉，見到闊別多年的爹和娘。有時甚至見到夢里的美嬌娘，于是情不自禁就哼起山歌來：「娥眉月仔彎又彎，哥想妹呀想斷腸，不知阿妹幾時來，哥與妹呀共張床。」

至于鴉片的來源，劉浩知道那是公司派人翻山越嶺到三發買了帶回來的。三發是他們的發祥地，他們忘不了三發。還有山口洋，還有坤甸，對他們來說，可比古晉更加接近，雖然路途更加遙遠。他們在石隆門開採到的黃金，也都運往西婆羅洲

出售。古晉算得了什麼，在石隆門礦工的眼里，十個古晉還比不上一個三發。

不過最近情形有了變化。十二公司的統領將劉浩叫去。在公司屋里，統領對劉浩說：「我們剛剛接到古晉寄來的一封信。那是首席行政官寫的，語氣十分強硬。」

「信上怎麼說？」

在公司屋里，人人平等，這是一開始就定下來的老規矩。統領和副統領都是大家選出來的，他們與普通礦工不同之處是他們略通文墨，做事果斷，高瞻遠矚，能顧全大局，所以由他們做統領，大家都很放心。而且當初也曾約定，做統領不是一生一世的事，誰做得不好，在開會的時候，眾人可以另選新人代替。因為這樣，劉浩跟統領談話時不覺得拘束。

「他代表紅毛拉者，要求我們即刻停止走私鴉片。」統領說。

「什麼叫走私？」

「就是說我們沒有得到他們的批准就派人到三發買鴉片，使他們無法抽稅。」

「我們跟他們井水不犯河水，憑什麼要我們繳稅？」

「說得對，我們一向自己管自己，又沒有侵犯他們，哪容得他們這樣踩到我們

的頭上來。」停了一停，統領又接下去，「他們不但准我們再買三發鴉片，還訂下份額，要我們每個月派人到古晉去接收，那份額訂得很高，這裡的人根本抽不了那么多。」

「簡直欺人太甚！」

「我跟副統領商量過，決定不理他們，不買他們的鴉片，也不向他們繳稅，我看他們一定會不服氣，所以我想派你到古晉去一趟，替公司打探消息，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回來向我們報告。」

#### 〔四〕

劉浩來到小土丘上，看到荒草萋萋，一棵枯樹傲然獨立，樹上不知什麼時候飛來一只烏鴉，「呱呱」的叫了兩聲。

劉浩在樹下找到枯枝，揮打樹身，誰知老鴉對他不理不睬，他氣起來，將枯樹折斷，取一截擲向烏鴉，烏鴉才怕打著黑色翅膀，向河邊飛去。

趕走了烏鴉，他即刻抽出巴朗刀斬草。他認得出當年埋葬好友的地方在那里，

而且他也留下記號，如今那作為標志的兩根木棍仍在，但好友的遺體恐怕早已化爲黃泥，最多只剩骨殖而已。想到這里，劉浩禁不住長嘆一聲。

他將帶來的祭品擺好。點上香，先拜天公，再拜地母，然後將神錠燒了。他在兩位好友的墳前跪下，看著插在地上的一對紅燭，他舉香拜了幾拜，然後在杯子里斟上白酒。

他叫著好友的名字，心中默默禱告：「當年形勢所迫，未能好好將你們安葬，請你們不能見怪。小弟在此發誓，總有一天會親自運來棺木，將你們的骨殖取出，重新安置你們。到時候，只要能力做得到，一定請和尚來爲你們念經，超渡你們的亡魂，使你們不致變做野鬼，四處飄泊而不得安寧。」

祭拜完畢，燒過紙錢，紙錢化爲灰燼，微風吹過，有幾片被風吹得飛了起來。這使劉浩甚感安慰。這等于告訴他，兩位好友的鬼魂已經來過，並且收下了紙錢。在歸途中，馬來人吃力的將小船往上游划去。劉浩低頭坐在船中，想起當年在接到公司統領的指示之中，因爲從不會到過古晉，所以特別要求加派黃強作伴。黃強爲人謹慎可靠，到了陌生環境，彼此有個照應。統領當即點頭，並且指示劉浩找到黃強之後，兩人即刻動身。

〔五〕

他們在古晉住了三天。白天，他們到處遊蕩，幾乎走遍了古晉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連對面港也去過。晚上，他們投宿在客棧中。客棧老板是福建人，對他們並不友善。

「你們不好好的住在石隆門，到古晉來干什么？」老板用福建話問他們。

這也是多餘的，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會講福建話。老板見他們對自己不理不睬，心中更是生氣，但也無可奈何。

老板自己並不在客棧里過夜，通常不到八點他就回去，留下雜役阿勤叔替他看守客棧。還是黃強細心，他發現阿勤叔雖然是福建人，卻會講客家話。

「我過番的時候，船上有客家人，我跟他們學了幾句。」阿勤叔說，「到了石叻坡（即新加坡），我無親無戚，只好在政府的收容所先住下來，後來有人介紹我到砂羅越，就這樣我來到古晉。」

「可是你的客家話講得很好。」黃強說。

「這是因為你們石隆門客家人每次到古晉來，都住我們這家客棧，有時我瞞住

老板，偷偷用客家話跟他們交談，漸漸的我就講得跟客家人一樣好。」

「爲什麼要偷偷摸摸，是不是老板不准你跟我們交談？」

「是啊！」阿勤叔嘆一口氣，「我想你們自己也看得出，古晉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的天下，他們都從唐山乘船經過石叻坡來到這里，不像你們，聽說你們是從三發逃難過來的，對不對？」

黃強點點頭。這時，劉浩沖了涼出來，只穿抽索褲，打赤膊，露出結實的胸肌。他用一塊藍布浴巾擦干背上的水珠，見黃強和阿勤叔談得起勁，也就坐下來。

「那天我們特意到剃頭店去剃頭，那個剃頭師傅告訴我們他也是客家人，可見這里不是沒有客家人。」劉浩說。

「兄弟，你要是相信我，你就別去惹那個人。」阿勤叔說。

「爲什麼？」

「他是警察的耳目，」阿勤叔壓低聲音，「這里人人都知道這件事。你們有什麼秘密，千萬別告訴他。他每次聽到什麼風吹草動，就即刻到警察局報告，害過不少人。」

「豈有此理！」劉浩生氣地說，「這還算是客家人嗎？我們客家人最恨的就是

這種出賣自己人的。」

「他哪里是客家人？他只當你們是傻瓜，所以才用這種計謀騙你們上當。」

「阿勤叔，你放心，」黃強插進來，「其實我們也沒跟他談過什麼，只是問問古晉的風土人情而已。」

## 〔六〕

十二公司的副統領將這個月的賬結了，然後帶著賬簿到公司屋見統領。

「大哥，這個月所得的黃金總共七斤十四兩。」他攤開賬簿給統領看。

「比上個月又多了一些。」統領面帶微笑。

「這是大家的功勞，加上天氣又好，所以各地繳來的黃金都有所增加。」

每當談到各地礦場的黃金產量有所提高的時候，他們就情不自禁的眉飛色舞。他們都是中年人，帶領著這一群刻苦耐勞的礦工在這一帶開礦，目的是爲了讓大家都安居樂業。

「這次你打算派什麼人攜帶這批黃金到坤甸去？」

「我看還是派上回的那三個人，他們最靠得住。」

統領點頭表示同意。最近，他們一直將黃金賣給坤甸的客家人，雖然古晉有人跟他們接頭，但他們一次都不曾跟古晉的人有過交易。爲了這件事，聽說白人拉者大發脾氣，認爲石隆門的這些傢伙太過目中無人。

「劉浩和黃強回來了，你知道嗎？」統領問。

副統領搖搖頭。「他們打探到一些什麼消息？」

「他們倒是很能干，只去了三天就將古晉的底細摸得清清楚楚。」

副統領心想，那也沒什麼，整個古晉總共不過四五十間店舖，多看上幾眼，也就什麼都看到了。在副統領的心目中，石隆門才是真正繁榮的地方。至少這里出產黃金，古晉別說沒有黃金，就連鐵器都不會比石隆門多。若是講錢，恐怕也還是石隆門人荷包里的錢比較多。

「他們說那邊的福建人和潮州人都看不起我們客家人。」

「他們不是看不起我們，他們是見到我們有錢才對我們眼紅。」副統領說。

「我會吩咐他們多多留意白人拉者的兵馬怎樣佈防，他們說他們在古晉住了三天，只看見一些馬來警察和西排（即錫克人）警察，一個兵也沒看見。」

「不會吧？白人拉者如果兵馬不足，諒他也不敢寫信來給我們，強迫我們按照他訂下的數額繳交鴉片煙稅。」

「兄弟，」統領目不轉睛的看著他的副手，「不是猛龍不過江，對這個人，我們還是要多多提防。」

「我就是不明白，我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管他的古晉，我們管我們的石隆門，雙方楚河漢界不好嗎？他的勢力又不比我們強，干嘛非要我們向他低頭不可？」

「他要我們低頭，我們就偏偏不低頭。」

「必要的時候，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也好讓他知道一下我們的厲害。」

「我正是這個意思。」

公司屋是人人可以自由進出的。這時候一個年輕漢子闖了進來。

「阿富，什么事？」統領問來人。

「報告統領、副統領，扁頭三畏罪逃走，我們到他屋里去了幾次，都找他不到，聽說是逃到古晉去了。」

這扁頭三是自己人，犯的是通奸之罪，按照公司訂下的條文，必須處以死刑，

所以統領派人去捉他，要將他五花大綁，然后押到旗桿下，讓他對著公司的大旗提出申訴，如果理由不足，就即刻斬下腦袋以示衆。

「兄弟，」統領轉頭對副統領說，「我看這是個機會。我們就拿這件事去跟古晉辦交涉。你即刻用公司的名義寫一封信給那個白人拉者，限他十天之內將我們的逃犯扁頭三送回石隆門來。」

「這是個好計策！」副統領拍著大腿說，「他做初一，我們做十五，看看到底是誰怕誰？」

### 〔七〕

統領是衆人選出來的，只要爲人公正，就能得到大家的尊敬，副統領是他的軍師。對副統領，大家的期望比較高。在大家的人目中，只有足智多謀的人才能擔此重任。

在策謀起事的過程中，他頻頻告誡各地的礦工，對此事千萬守口如瓶，不可走漏風聲。在那段日子里，公司發出禁令，不准任何礦工私自前往古晉。同時也加強

戒備，任何礦工如發現陌生人出現在他們當中，必須即刻舉報，以防奸細混進來。不久就是八月中秋。在客家人眼中，一年中有三個大節，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農曆新年，其次是端午和中秋。

照公司訂下的規矩，每當有什麼節目，必定提前一天大事慶祝。何況是中秋？中秋太重要了，拜月光，吃月餅，一點都馬虎不得。所以八月十四這一天，各地豬屠一口氣殺了幾條豬，使到人人都有肉吃。

爲了讓大家回去好好吃一餐，各地礦場都提早收工。那些荷包里有錢的人都到屠戶那兒割了豬肉，又向賣菜的人買了蔬菜水果。就連做豆腐的人這一天也做了比平常多一倍的豆腐。不吃釀豆腐，又怎能算是過節？

那些有家眷的礦工平時讓自己的女人在屋後養些雞鴨，如今殺雞宰鴨，晚上那一餐也就更加豐富，一家大小吃得滿咀是油。民以食爲天，對他們來說，有得吃就是福氣。拚生拚死爲什麼？還不是爲了享受那一口安樂茶飯。人生啊，說起來就那么簡單。

過去，他們飽經憂患，顛沛流離，也沒有誰同情過他們。總算皇天有眼，給了他們一個落腳的地方，他們怎能不好好珍惜？

只有他們未必個個都滿足于現狀。首先，工作實在很苦。爲了生活，再苦也得捱下去。通常他們會說：「別嘆氣，眨眨眼就混過去了，看開一點吧，看開一點。」

撇開工作不說，最令他們難受的是生活中少了女人，沒有女人，想傳宗接代都不行。在劉浩、黃強、蔡進三個人之中，只有蔡進有妻子。那一年，進嫂生了一個女兒，蔡進開玩笑地對劉浩說：「你耐心的等著吧，等十五年，我女兒長大了，就許配給你做妻子。」

後來進嫂又生了一個女兒，蔡進于是對黃強也說出同樣的話，因爲論年紀，劉浩比黃強大，將來大女兒出嫁，當然嫁年紀大的那個。

像蔡進那樣的例子，十個男人之中算來算去最多只有一個。沒有老婆的男人只好認命，到了八月中旬，月圓人不圓，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借酒澆愁。聽說古時候有一個叫李白的人舉杯與明月對飲，那也不錯，來，干一杯！

喝醉了，都喝醉了。更深漏盡，人人倒頭便睡。第二天是正日，大家都睡到日出三竿，反正這一天不必開工。

睡醒后，三人結伴再到街市上去。這次約好不再喝酒。除了酒舖里人潮洶涌之

外，賭館里也是一早就擠得水洩不通。人們賭番攤，賭得大呼小叫，連樓板都差點讓他們吵得塌下來。這三個人一時手痒，也就擠到人堆中去。

他們看見賭客們一個個都紅了眼，贏錢的看去好像一下子都變成王爺，呼朋引類打算到酒舖里去再謀一醉。輸錢的個個垂頭喪氣，罵爹罵娘，才罵得兩句，就被趕出賭館。

蔡進輸掉了十個銅板，不賭了。到底是有家有室的人，比光棍們穩重得多。劉浩和黃強也是有輸沒贏。他們還想賭下去，卻被蔡進進硬拉出來。

「他娘的，今天真邪門！」劉浩一路走一路還在罵，「老子押三他開四，押四他開三，害老子的錢都讓莊家吃了，真不服氣！」

「我還不是一樣。我一連三舖都抽一，沒一舖開一，我操他老娘！」

「算了吧，」蔡進勸解他們，「我們這些人都是賤骨頭，辛辛苦苦賺了錢，不送一些給那些開賭館的人，心里就不舒服。現在錢也輸了，怪誰呢？怪自己不爭氣。要是不進去賭，你們不是都可以多寄一些錢回唐山去嗎？」

「好了，別說這個。」劉浩說，「你們一個在短廊，一個在燒炭崗，只留下我一個人，在石隆門，平日老覺得冷冷清清的，日子不好過。難得今天中秋節，你們都

到石隆門來，我們總算又見面，我看我們別再錯失良機，到我屋里去，我有月餅，不吃月餅哪像過中秋？」

〔八〕

劉浩泡了一壺茶，切了幾塊大月餅，三人慢慢喝茶，慢慢吃月餅，邊吃邊談。劉浩感懷身世，他說：「當初過番，以為最多三年五載，就能衣錦還鄉，買田起屋，光宗耀祖，誰知一轉眼，十多年就這樣過去，真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回鄉見到爹娘？唉！」

「別嘆氣，別嘆氣，」蔡進說，「眼前最重要的是人平安，吃得睡得，其他的事且不要去想。」

這些日子裡，礦區里風聲鶴唳。三個好朋友難得見面，如今碰上了，很自然的就談到即將發生的那件大事上去。

「終究要打一仗，不打不行。」劉浩先開口。

「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蔡進接著說，「打一

仗也好，打完了再各自去過日子，總比像現在這樣拖下去好得多。」

「我想過了，」黃強說，「我們三個都算是壯了，不打還好，一打起來，我們都有份，一個也逃不了。」

「那怕什麼？他娘的，打就打，誰怕死的，誰就不是好漢！」劉浩拍著胸口。

「沒有人怕死，」黃強即刻澄清，「男子漢，大丈夫，吃了子彈算什麼，見到閻羅王也還理直氣壯。」

「是啊，我們這些開金礦的人，同屬一間公司，當初講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平日我們情同手足，肝膽相照，公司叫我們打，我們就打，怕什麼？」蔡進不禁提高了聲音。

礦工們有多禁忌，開工的時候誰也不許提到什麼「死」啊，「棺材」啊之類的字眼，怕不吉利。但這時劉浩的話已經到了咀邊，不得不說：「進哥，我想問你，萬一真的打起來，有人去了回不來，而他又有妻子兒女的人，你說：：：：」

「要是是那樣的事，我就要拜託你們兩位，」他抓住其他兩人的手，「看我們兄弟一場的情份上，你們要替我照顧我的家人！」

「要是連我們：：：：」黃強說不下去。

「那就各安天命吧。」蔡進黯然地說。

幾個月之後，十二公司果然召集了六百名壯丁，帶了槍枝器械，在短廊集合，分乘幾十只木船，往砂羅越河下游而去。

一路上，人人殺氣騰騰。統領坐在其中的一只船上，回頭看那聲勢浩大的陣容，只覺得勝卷在握。

接近古晉的時候，河面上暑氣漸消。不久，所有的船上都點起了火把，火光倒映在水里，搖搖曳曳的盪漾成無數的光片。副統領看見這情景，不禁對身邊的人說：「這真是百年難得一見啊！」

副統領在中國鄉下曾上過學堂讀過幾年書，這時他想起了一首古詩：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

他屏息凝神，不敢再想下去。他告訴自己：不會的，結局不會這樣，一定不會這樣。

## 〔九〕

石隆門的客家人礦工終於造反了。

這個消息恍若晴天霹靂，在客棧里打雜的阿勤叔乍聽之下，登時呆若木雞。他知道造反是要殺頭的，怎么這些人這樣沉不住氣？凡事好商量，在人屋簷下，怎好不低頭？造反干什么，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

一連兩天，客棧老板都不曾露面。客棧里的住客本來不多，一聽到槍聲，就都走光了，剩下阿勤叔一個人，關上了大門，一直沒有人打門，他樂得躲在客棧里，餓了就胡亂弄點吃的，填滿肚子之后，就照平常那樣打掃收拾，做他份內應做的事。

他並不為自己的安全擔心。他怕的是外邊那些人一旦打起來，如果血流成河，那就后果不堪設想了。

躺在床上，他老是睡不著。一聽到什麼聲音，他就心驚膽跳。好容易捱到第三天早上才有人打門，老板再度現身。

老板說，客家人剛鬧得天翻地覆，勝敗不分就收兵，全都撤回石隆門去了。

「謝天謝地！」阿勤叔說。

「你先別高興，」老板癡笑著說，「這幫傢伙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事情這樣就算了結，他們那里知道，拉者有炮艇，由他的外甥親自帶兵從外地開來，炮艇一到，嘿嘿……」

白人拉者福高命大，當礦工們殺入王宮的時候，他的侍從首當其沖做了他的替死鬼。礦工們以為拉者已死，自己這邊已經大獲全勝，一時之間歡呼聲響徹云霄。拉者躲在黑影里，看見對方人多，個個又都兇神惡煞似的，自己單槍匹馬，怎麼也拚不過他們。于是他乘亂悄悄溜出后門，越過山坡，來到小溪邊。

當時月黑風高，他慌不擇路，一連被樹根雜草絆倒了幾次，簡直是狼狽不堪，也想這些礦工膽敢造反，使我英名掃地，只要我逃出生天，召回我那個駐守在外地的外甥，調齊人馬，到那時候，非將你們殺得落花流水不可。

他不敢划船過溪，因為目標太大，若被礦工看見，還是難逃一死，因此只好委屈自己，溜進冷冰冰的溪水之中，本想游水過溪，但到底不放心，恰好溪邊停著一只小船，便摸索著解開船纜，自己仍然身在水中，卻攀著船舷將船推向對岸，靠著船舷的掩護，他安全到岸。

他回頭不見有人追來，這才稍微放心。一身濕漉漉的，冷得他發抖，想起這次礦工造反，自己事前全然不知，真可說胡塗透頂。若是預先得到消息，那就能夠設下埋伏，只等他們的船到來，就開炮轟擊，保管可以殺得他們片甲不留。

如今大勢已去，王宮落入叛徒手中，唯一的希望是外甥早些接到消息，帶兵趕回來，與叛徒決一死戰。只要他來遲一步，那就什么都完了。想到這里，白人拉者黯然神傷。不知是因為他心里害怕，還是因為剛剛從水里爬上來的關係，他渾身發抖。

[十]

劉浩他們的幾十只船浩浩蕩蕩的撤回石隆門。一路上，他們敲鑼打鼓，神采飛揚。因為他們打了一場勝仗，狠狠的教訓了那些英國人，為自己出了一口氣。看來英國人以后也不敢再欺負他們了，單憑這一點，就值得他們回去大肆慶祝。他們有些人的船上還載著戰利品，這就更加証明英國人不堪一擊。

事實上，他們只遭遇輕微的抵抗。他們攻其不備，所以很快就得手。劉浩、黃

強、蔡進他們三個奔波了一夜，都未曾放過一槍。劉浩問起其他的人，也都說這次勝得太容易。他們曾經接到兩位統領的命令：事成之後，誰也不得濫殺無辜。當時，很多歐洲人倉皇逃出，後來都聚集在主教的家裏，礦工們並沒有騷擾他們。

礦工們都知道，古晉的那些福建人和潮州人對他們並不友善。如果要報復，他們可以趁機洗劫那些店舖。統領們有鑑于此，曾經嚴厲禁止任何礦工從事搶劫或暗中殺人。還有，統領們也警告他們，不得對馬來人和印度人無禮，否則以軍法對付。

命令接二連三傳下來，當時劉浩會對他的兩個同伴說：「我們千山萬水，打老遠的地方走到石隆門，目的是爲了有了一口飯吃。除了那些英國人欺人太甚之外，我們跟其他的人無冤無仇，犯不著去得罪他們。」

黃強也有同感，他說：「還是我們的統領站得高看得遠，我實在佩服他們。」  
「只是我們這樣教訓了那些英國人，我擔心他們會不服氣，除非斬草除根：：：」  
蔡進說。

「兄弟，快別這麼說，」劉浩制止他，「統領們是我們的頭人，是我們選出來的，當初說過我們一定聽從他們的話，即使他們叫我們上刀山、下油鍋，我們也是

萬死不辭。」

隔了兩天，白人拉者的外甥果然帶兵回到古晉。恰好在這個時候，一艘以拉者自己的名字來命名的貨船也從新加坡返抵古晉。有了這艘船，拉者便如虎添翼。

這艘船比石隆門礦工的船大得多。船剛靠岸，還來不及起貨，拉者便已親自登船。不久運來幾尊銅炮，拉者命令工人儘快將銅炮抬到船上。經過這樣改裝，貨船也就變成炮艇。

在石隆門的兩位礦工統領接到消息，馬上決定派人前去堵截。在他們派出的第一批人馬當中，恰好就有劉浩、黃強、蔡進三人在內。他們都知道此去兇多吉少，但爲了保存十二公司的實力，又不得不這麼做。他們故意同乘一船，目的是爲了彼此之間的個照應，就算此去面對死亡，他們也要死在一起。

他們在河灣上遇到炮艇，一看那龐然大物威風凜凜的朝他們的小船沖過來，人的心都冷了半截。劉浩心中叫苦：「這怎么打啲」他舉槍對準炮艇，心里明白，這一槍打過去根本就只能給炮艇搔痒而已。

白人拉者在船上親自指揮，他叫了一聲：「瞄准！」幾尊銅炮的炮口便馬上對准礦工們的小船。礦工們奮不顧身，喊殺連天，朝炮艇開了幾槍。拉者心想：「你

們這些人都瘋了，你們想用雞蛋碰石頭。」他又叫了一聲：「開炮！」

硝煙升起，好像白霧。「伏低」黃強大叫。炮彈打在他們那只船附近的河面上，激起一股水柱。那轟轟隆隆幾聲巨響，礦工們聽見了只覺得膽戰心驚。

蔡進伏在船板上不讓炮彈的碎片打中，但他馬上抬起頭來，看見戰友們的船有的被打個正著，船毀人亡，其中有一個還被炸得粉身碎骨。

「不行，我們不能坐著等死，」他大叫，「快把船划過去，靠攏他們的船，我們爬上去跟他們肉搏。」

但炮艇上的人並不給他們機會，炮聲響過之後，接著是一連串的槍聲。拉者的兵都伏在炮艇的船舷上，居高臨下像打水鴨子似的對準礦工們開槍。

「啊！」一聲慘叫。

黃強首先中槍，倒在血泊中。

蔡進好像發瘋似的對著炮艇開了一槍又一槍，劉浩什麼也不想，一心只想救護黃強。他扶起黃強，但黃強已經斷氣。

「你們殺了我的兄弟，我跟你們拚了！」

他還不來及站起來，蔡進也被打中，往后倒下，竟將劉浩壓住。

「完了！完了！」劉浩心慌意亂。

炮艇上的人這次佔盡了優勢，跟劉浩同來的礦工死傷過半。那些僥倖活著的紛紛跳水逃生。炮艇上的人並不放過他們，有的也跳下水里，游向岸邊去追殺他們。劉浩不願意丟下兩位難友，他拿起船槳，奮力往下游划去。

他看見一個渡頭，即刻停船靠岸。他一邊將船纜綁好，一邊對蔡進說：「兄弟，你忍著點，我一定救你，帶你回石隆門。」

但是遲了，蔡進被射中要害，早已奄奄一息。他緊緊的抓住劉浩的手，面部的肌肉不斷抽搐，咀唇動了幾動，卻沒有聲音發出來。

天啊！連蔡進也死了。劉浩覺得好像被人剖腹挖心，抬頭看天，天空一片蔚藍，在他的意識中，天上烏雲密布，遠處雷聲隆隆，電光閃閃，連河里的水似乎也在呻吟，在哀號：：：：

不該死的都死了。沒有死的也必定活不長久，劉浩可以想像想到拉者的兵不止是炮艇上的那些人，后邊必定還有更多的兵即將開到。劉浩倒不怕他們撲過來將他殺死，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他所擔憂的是當拉者的大兵殺到石隆門的時候，那會是一幅什麼樣的景象。他

將兩位最親密的兄弟埋葬在小山丘之后，腦袋里一片空白，天地間彷彿只有他一個人留下而已……

〔筆者按：此故事以一八五七年發生的石隆門礦工事件為背景，唯人物與情節均屬虛構。〕



## 上台獻詞

· 夏秋冬

「這傢伙太囉嗦，不用讓他致詞吧！」戴眼鏡的說。

「可是，他也捐了不少錢，如果不讓他上台講幾句……」頭髮白的話還未說完，就被戴眼鏡的打斷。

「嘿，如果他只是說幾句那就罷了，可是每次不是講半小時就是一小時，誰受得了，觀眾來又不是聽他講話。」戴眼鏡揮著手說。

「話不是這麼說，誰叫他錢多，誰叫我們要向他募捐，既然他出得了錢，也只有讓他出出風頭了。」另一位頭半禿的插嘴道。

「我看……」頭髮半白的遲疑了一下，續說道：「或許我們可以……：……在開

幕前跟他提一下，唔……要求他盡量的說短點。」

戴眼鏡那位好不耐煩的聽他說完，就道：「不可能的，他一說到興起，祖宗十代都忘了。」

「我看我們不要再辯下去了，還要節省時間商討其他事項。」頭半禿的轉向主席，道：「不如看主席怎么講。」

主席呷了一口茶，抹了一下嘴上小鬍子，道：「依我看，他雖然捐了不少錢，不過還不是主賓，至于要不要讓他上台嘛……」主席皺眉思索著。

其他與會成員都望向主席，看他如何決定。

「我看這樣好了，」主席挑了一下眉，終於做出決定：「我們來舉手通過，少數服從多數。」

「誰不讀成他上台的舉手……」

「他們真的這麼說？」我緊皺著眉問那頭半禿的。

頭半禿的靠著椅背點點頭，道：「而且，籌委會還通過不讓你上台獻詞，我雖然反對，可惜人單勢薄……」

「他媽的！」我感到一陣難堪的憤怒，猛拍桌道：「他們不讓我上台，我偏要上台！」

那頭半禿的顯然也被我突來的憤怒嚇了一跳，直起了腰，瞪著我不作聲。

「你說，那個主賓捐了你們多少錢？」我指著那頭半禿的問。

「荷，他：：：他捐十多萬。」頭半禿的納納的說。

「十多萬？」

「是：十五萬。」頭半禿的望著我道。

「十五萬。」我掏出香煙，自己拿了一條，然後遞給他。

頭半禿的誠惶誠恐雙手接過，望著他的樣子，滿足了我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我享受這種感覺。

我將香煙銜在嘴上，他識趣的，慌忙的掏出打火機，幫我點上，然後自己也點上。

我吸口煙，吐出，想想十五萬雖然不是小數目，但對我來說，還不放在眼內。

「這樣吧，」我望向那頭半禿的道「我再加十萬，一共廿萬。」

頭半禿的企企看著我思索了一會，眉一揚，他似乎明白我的意思，道：「這：

……我們的請柬都已經印了，如果要改……恐怕……

我彎曲手指，叩了一下桌子，指向電話：「叫你的主席來！」頭半禿的忙掏出小冊了翻看，然後撥電話，一會電話接通了。

他低聲囁囁細語，不時向我望來，我也不想聽他們對話，便拿過一份文件翻看

一會，他手掩著對話筒，對我說道：「主席說，請柬大部份已經印好了，而且也通知了那位主賓，要改……怕不行……」

「哼，」我冷笑一聲，道：「拿來！」

我接過電話，僻頭便問：「喂，你怎麼說？」

電話那端傳來公式化的聲調：「我們很高興您能再捐十萬，不過……很難做呀。」

「只是難做而已嘛，那些請柬要印多少錢？」我問。

他遲疑一下答道：「嗯，大約要……七，八千吧。」

七，八千？又不是渡金的請柬，需要這麼貴？我心里有數。

「這樣吧，我出一萬元，請柬重新印過，剩餘的給你們做慶功宴吧。」我道。

「這樣呀……」電話那端又遲疑了一會，道：「好吧，那您要怎麼改？」

「你懂得怎麼做啦。」用錢一撒，我左右了大局。

「那位主賓我們已經通知他了，自然不能再將他除名，不若……也安排您做主賓如何？」他道。

「這樣的話，我看我要收回五萬元囉。」我語露不悅。

「不，不，待我想想……」他顯得著急了：「這樣吧，我們安排您做特別主賓如何，特別的？」

特別主賓？聽起來有點怪怪的，不過總比主賓「高級」一點，我也不想為難他，便說：「好吧，那在印請柬時，關於排名，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弄了。」

「知道，知道，我們懂得做。」語氣恭順之極。

我放下電話，那頭半禿的還呆呆的望著我。

「你還有事嗎？」我問他。

他明白我的意思，忙站起：「沒事，沒事，我先走了。」

他轉身欲走時，我又叫住他：「等一下。」

他回過身來，問：「還有什麼吩咐？」

「你方才說，那些反對我的人叫什麼名字」我順手撕下一張桌曆。頭半禿的唸了幾個名字，我一把他們記下，以待日后「收拾」。

「好了，你可以走了。」等他唸完，我便揮手叫他走。

望著他走出辦公室，我猛拍了一下桌，這次不是憤怒，是得意。

他們幾個人花了半小時的決定，而我只須幾分鐘，撒一把錢就推翻了，甚至還要照我的意思去做。

這世界，是屬於有錢人的。

對於這次事件，本來我也不是說非要上台致詞不可，只是既然有人反對我上台，我就偏要上台給他們看。

人活著就是為爭口氣，尤其是有錢有勢的人，要爭口氣易如反掌。

對了，這次我捐了廿萬，如果不上台講他一小時，怎對得起那些花花綠綠的鈔票。

說起致詞，只要你一上台站到麥克風前，台下整千人都要瞪著眼睛看你，洗耳恭聽「訓悔」，興起還可以教訓他們幾句，他們也得靜靜的照單全收，聽完后還得鼓掌感激。

那種優越感，市井小民豈能體會得到？

不過現在的人似乎聰明多了，七點的場面，七時半或八點才到場，以免去冗長的開幕儀式。

對於這點，我早有準備。

我拿起電話，按向秘書：「喂，妳幫我向某籌備會拿三百張入場券，就說是我要贊助的，然后給幾間學校。」

秘書應聲放下電話。

嘿，有了學生來壓陣，上台致詞時就不怕沒有聽眾。

我翻開日曆，在那天劃上記號。

## 叫你抬不起頭

· 禹棧

「媽……：我不……：你不要再打我了。我說出來就是了。」曉彬柔弱地叫著。  
李玉蓮停住了手中的褲帶，疲累地跌坐在地上，望著氣若游絲的唯一兒子，眼淚一串串地往下流……。

曉彬滿身傷痕累累，臉部的一條傷痕正在溢著血。大腿上、腰部、全身沒有一處不是紅透透的一條條皮帶的痕跡。

他繃縮著瘦弱的身軀，抱著雙腳，倒臥在一小灘的血水中，不斷地喘氣、呻吟……。

自從中午回來，已經兩餐沒有吃了。

中午，曉彬的腳還沒有踏進門檻，就聽到一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徹整間小木板屋子。

玉蓮放下手中的事務，連忙拿起電話筒。

「你是曉彬的媽媽吧！我是他的校長。」

「有什麼事嗎？請你不要客氣，儘管講。」

「你的兒子曉彬，今天早上在學校勒索班上的女同學兩角錢……。」

「勒索？……。」玉蓮只覺得一陣心痛，天旋地轉。

「你這個兒子。我看是管教的時候了。一個一年級的學生，七歲還不到，居然

敢……：：：唉！他的膽子還真大呢！來到我的辦公室，被我打了幾下，哼也不哼一聲！還膽敢承認有勒索。真是世風日下，人慾橫流啊！……：：：。」校長機關槍似的說個不停。

「是……：：：是……：：：。校長的話怎敢不洗耳恭聽？」

「我希望你會同意我的管教方法。我打算明天上朝會的時候把他的名字宣布出來，也叫他當場把兩角錢交還給那位女同學。你同意我的做法嗎？我希望我的這種

做法能夠起懲一儆百的作用。」校長的語氣看來是沒有辦法反對的。

玉蓮爲表示自己不是那麼的庸壞孩子，只好連聲地說：「同意，同意。我希望你能狠狠地教訓他一頓。」一陣陣的痛楚流過心頭。

放下電話筒，玉蓮二話不說，就拉住兒子的手去尋找皮帶。

兒子的書包還背在身上，皮鞭就像雨點般落在他的全身各處。她已經失去了理智。這種事情怎麼可以發生在自己的兒子身上？

皮鞭聲蓋過了兒子的哭叫聲，傷痛的心理沒了她的理性。她像只惡狗般，不停地往瘦小的兒子身上狂咬……

「你說不說？你不說我就打死你。不准你吃飯。你明知道大家都歧視我們，你還要做出這種見不得光的事，丟盡了媽媽的臉。我寧可不要你這個兒子，也不要人們看輕我們，讓我們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做人！」王蓮簡直血管都氣爆了。

「媽，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快要死了。我就說出來吧！媽——你不要……」

一陣陣的呻吟聲惊醒了王蓮，當她停下手中的皮鞭，雙眼觸及無法站立的孩子時，她崩潰了，眼淚一串串往下流……

撫摸著滿血痕的面孔，心裏頭抽痛著，爲什麼？

「媽，你聽我說。你早上給我的四角錢，我把它放在白衣袋里。因爲第一節是體育，我就把白衣脫了放在座位上。但當我上完體育課，回來時卻發現錢不見了。我去告訴老師，老師卻說沒有人叫我放在課室里，不見了是自己的事。媽——我沒有錢，肚子又餓，我：：：。」他看起來又餓又累，又膽怯又驚惶。

「我沒有辦法，只好向和我同座的淑菁借兩角錢。是她自己要借給我的。」曉彬委屈地望著聽得發呆的媽媽。

「那：：：校長怎麼說你是勒索她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是勒索。」

「后來怎樣？」王蓮又急又氣。

「后來淑菁的哥哥來向她討錢。她的錢已經被我買東西吃了，她只有兩角錢。她的哥哥很生氣，然后他就打我，叫我把錢快點拿出來。如果我没有拿出來的話，他就去報告校長。然后他大力地踢了我幾下就走了。」

「但是，不久他又帶著一個巡察員來了。這個巡察員也和淑菁的哥哥一樣壞。他叫我拿錢出來，又打我。媽，我只是向淑菁借兩角錢。有的人還欠人家五塊多，

他們都沒有去見校長：：：。

「你跟別人不一樣！他們可以。但你卻千萬不可以。媽媽不准你再向人借錢，知道嗎？」

曉彬膽怯地望著玉蓮。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幾步，頻頻地點著頭。

「現在你告訴我，後來怎樣了？」

「后來他們去告訴級任老師。級任老師就叫我跟他們去見校長。校長用長長的尺打我六下。」

「你有哭嗎？」

「沒有。」

「后來校長還說什麼？」

「他叫我明天拿錢去，然后明天早上朝會的時候，他要我還給淑菁。」

「校長說，淑菁總哭哭啼啼的，是爲什麼？」問得這麼澈底，爲的只是要調查清楚。

「他哥哥也有打她。后來校長又叫她去辦公室問話，她就害怕的哭了。」這時，門外響起汽車聲，原來是爸爸回來了。他二話不說，就搶了玉蓮手中的

皮帶，往兒子身上抽去。王蓮嚇呆了。怎麼他也知道？

一陣抽打之后，曉彬已經昏死了過去。王開誠這才停了手。

點燃了一枝煙，狠狠地坐在沙發椅上，就這樣一枝又一枝，猛吸著。

玉蓮好害怕好害怕。

「你：：：怎麼也知道？」太太顫抖著一雙手，輕聲問。

他用一雙圓滾的怒目瞪著妻子。

良久。

「你教導出來的寶貝兒子，全世界都知道了。何止我知道！你是怎麼教法的？連勒索這種事也干得出來！一個一年級的學生就膽敢做這種事，唸到六年級不是連殺人都敢了？我看你最好花多一點時間來看著他！不要做了丟盡我的臉的事還被蒙在鼓里！」說著丟下了手中的皮帶就往房里去了。

倒臥在床上，一根緊接者一根，結果煙碟滿了，丟了滿小桌的煙蒂。玉蓮看著，三包共六十枝的香煙已經完了。這天晚上，王開誠兩夫妻，都是瞪著天花板一直到天亮。一個在猛抽著香煙；一個卻抱著枕頭哭泣到天明。

曉彬也不好，因為白天的兩次毒打，已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還發著高燒，發

著惡夢。時而大聲惊叫有白白的東西從窗口爬進來；時而大呼大叫說他會跌進大洞里。到了凌晨，才漸漸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玉蓮特別煮了一大碗的麵讓曉彬吃得飽飽的，還煮了兩粒雞蛋讓他帶去學校。想來兒子會在學校鬧了這麼大的一件事，身為父母親的她必須負全部的責任。早上沒有吃早餐就去上學，又沒有帶點吃的到學校去，只單單靠那區區的四角錢，怎能填飽肚子？況且聽說一般上的小孩子都不是把錢用來買吃了會飽的東西。他們都把錢拿了買「博」的玩意兒，不然就是買圖片來貼。現在的生意人花樣最多。總之，想盡辦法騙取小朋友的錢。其實，這一種類似賭博的玩意兒應該禁止學童買才對，怎麼可以妄顧小孩子的利益，只顧賺錢呢？玉蓮心里想呀想的，更覺得不該那樣子不分青紅皂白的亂鞭打小孩。自己真是胡塗透頂。

「媽，校長說今天一定要帶二角錢去還給淑菁。他說如果沒有帶去，就叫警察來捉我。」吃麵的時候，曉彬說。

「你一定要記得還給淑菁，記得以后再不可以向人借錢了，知道嗎？」

「知道了。媽。」

當曉彬一上學生巴士，玉蓮思前又想后，昨天校長說過要在今天早上朝會的時候

候宣佈這一件「勒索」的事，並且要當場處罰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以后孩子在學校再也不用做人了。

於是，毅然換了衣，坐上巴士到學校去了。

這時候正敲著上朝會的鐘，每個學生都到球場上去列隊了。

當玉蓮正在想著應該如何面對校長，對他說些什麼話時，卻無意中被人碰了個正著。玉蓮這才回到現實中來。

「對不起，對不起」連聲的對不起之后，才知道原來此人正是校長。

「校長，我是一白王曉彬的媽。」玉蓮驚慌地。

「曉彬？哦，就是昨天勒索人的那個曉彬？一年級白班的王曉彬？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嗎？我正趕著去朝會呢！」校長似乎沒有什麼時間可以跟她多談。

她只好長話短說了，玉蓮心里想。

「校長。是這樣的。昨天我聽你說要在今早朝會的時候把這件事公開來給大家知道。但是，校長，請你看在我辛苦教養的份上，不要這樣子做。我怕會影響他的心智發展。再說我總覺得這件勒索的事可能間中有些誤會。在事情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我請你不要聽信老師的片面之詞而下定奪……。」

「你是在教訓我？」校長悻然大怒。

「我那敢？校長，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我不針對任何人我只針對事情！」玉蓮不知道那兒來的勇氣，居然這麼勇敢起來。

「但是，你的兒子自己都承認勒索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校長指著玉蓮。玉蓮爲了兒子，毫不退縮。

「校長，對於一個一年級的學生來說，什麼是勒索他根本搞不清楚！不要說一年級的學生，連他的老師都不懂勒索兩字做何解釋，何況是一個七歲不到的小孩！」

「你這話什麼意思？你是說我們學校里的老師不配教你兒子？」校長急得面紅耳赤。

「請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只是認爲有可能是他老師錯把「借」當作是「勒索」！」

「即使是借，我們學校也絕不允許！」

「我知道。但是借跟勒索何此是差了一萬八千哩！」

「好了，我現在沒有時間跟你胡扯了。要討回公道的話，你八點正的時候再來

找我！」說完就往球場走去了。

玉蓮在等時間過的時候，有意無意間走到了那棵開著小黃花的老樹下。想當年，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吧！自己那時剛從民丹莪遷移來斯市。除了會講自己的方言外，什麼話也聽不懂。那時候轉校進這里唯一的一間華小，人地生疏，被人欺負只有忍氣吞聲，啞子吃黃蓮。尤其記得老樹下的一盤花。因為被同學一堆，把花瓶弄破了。結果被當年的校長罰款賠了兩塊錢。回家還要接受父親的一頓毒打。要知道當年的兩塊錢可以買好多東西哦。

不知道爲什麼，事過了二十多年，自己的孩子卻也在同一間學校被人污指勒索？是事有湊巧，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想著，想著，：：：不行！我一定要討回公道！不要讓孩子也步自己的后塵，被同學記大過！

鐘聲又響了，該是散會的時候了。一群群天真活潑的小孩子一窩蜂地竄進了自  
己的課室。有的甚至還停下來好奇地望著玉蓮。

玉蓮乘這個時候會見了淑菁。

找呀找的。結果一位小同學告訴了她。

「你是淑菁同學吧！」玉蓮和言悅色地。  
淑菁只是膽怯地望著她。

「我是曉彬的媽媽，請你不要害怕，我只是要問你一個問題，你老實告訴我，千萬不可說騙話哦！」

淑菁又望著玉蓮。

玉蓮報以一笑，向她點了點頭，淑菁不再那麼害怕了。

「告訴我，昨天曉彬有沒有向你討錢？」

「他向我借二角錢，說今天早上會還給我。真的，他剛才已經把錢還給我了。但是老師還是打他。以前朱里仙也向我借錢的。」

「真的？他只是向你借？沒有向你討？」

「沒有。」

這時候老師來了。玉蓮連忙走出了課室。

這時候，玉蓮的心中像放下了千斤重的擔子，事情終於可以水落石出了。八時正，她再一次會見了校長。

校長室里。

「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你放心，今早我並沒有把他的名字公布出來。至于你說的，你的孩子可能只是借而不是勒索的事，我們也會調查清楚。」

「其實我也曾問過那女孩，她也說曉彬是向她借的。還說第二天一定還給他。至於她爲什麼會哭！我想是因爲怕去見校長，我孩子也說那天她哥哥也打過她。所以她哭了。」接著玉蓮又說：「我不知道勒索兩字到底是怎麼傳出去的？難道他的級任老師真的不知道勒索兩字的嚴重性？如果說他頑皮那是無可否認的。但說到勒索，我有點疑。」玉蓮心有不甘，只想討個清白。

「我告訴你，王太太。如果你爲你孩子好的話，一定要跟校方合作。萬一我們校方在處罰他，你卻在一旁袒護他，這處罰的意義是什麼？」

「我不是反對你處罰。校長。我只是要弄明真相！勒索兩個字實在是言重了。」

「我說過會調查清楚！」說著就自個勁兒地走了。

如果，一年級白班的王曉彬勒索女同學兩角錢的消息成了該校的頭條新聞。同學們課餘談的不再是誰的分數高；而是王曉彬勒索的事。有的三五成群到一白班教室去看世界上年紀最小的勒索者面目。有的無意中在校里碰到就指指點點。再有些

頑皮的，知道大家都在談論他，指責他；也就學著英雄救美的本色，去打他。輕者只用眼睛白他幾下，然后不屑地走了。重者則用腳踢他，用拳頭大力搥他，一直打到他哭爲止，才肯罷休。同班的同學有幾個和他比較親近的，就去報告級任師，級任老師像風吹過耳一樣的無關痛癢。

這些日子來，曉彬每一天都是滿臉淚痕的回家。他一次又一次告訴媽媽，別人怎樣又怎樣地打他。媽媽叫他去報告老師。但是，全校師生都知道這件「勒索案子」。很多老師現在都「另眼相看」。他說的話沒有幾個人肯接受。雖然校里是一位老師對他還是一樣好，但她不過教他體育而已。一星期頂多兩節的課，幫不到什麼忙。

結果，因爲曉彬的不再肯上學去，又被玉蓮打了又打，罵了又罵。

這一個月來，曉彬都是哭著去上學，哭著放學回家。經過那一次的毒打之後，他足足瘦了一整圈，又因同學們的欺凌辱罵，他再也歡笑不起來了。失去了歡笑，隨著也失去了兒童該有的童真。

他封閉自己，把自己關在小房間里，討厭朋友。

玉蓮無計可施，只好與丈夫商量對策。商量的結果是讓他轉校到住家不遠的一

問國小就讀。

雖然如此，卻依然挽回一顆純真、可愛的心。



## 《磐石》編後話

在《愁月》編後話中寫下——我們的執著是疾風軸心中的磐石，斯時靈感一觸，就定下《磐石》辦第六屆當年文學獎作品合輯的書名。彷彿《愁月》是不久前才編印的，而今卻又開始校對《磐石》的稿子。時間似流光，《磐石》編成冊推展之時，《詩巫中華文藝社》已踏進第九個年頭！

一九九五年，拉讓江畔裊裊煙起濃濃的文藝氣息，我們在靜默中走過，卻未曾讓《文苑》中花草枯歇。族人文化的推動，何須配套超級音

嚮，何須搖旗與喧嘩。我們是雜籐野草糾纏掩蓋下的磐石，以扎實的根磐吸大地靈氣，伴著砂羅越大動脈的江流，靜待雜草野籐被剷除的一天。

拉讓盆地叢書，雖是《文苑》中去蕪存菁的成果，委實也讓各個耕夫苦心勞作的收獲有個歸宿。也許在往後閒暇中，伴著夕陽伴著子孫展讀一則曾經年輕時的心路歷程，是悲是喜是苦是樂，或許已無關重要。謹此代表《詩巫中華文藝社》感謝第六屆文學獎諸位評審：古晉的田思，陳蝶，林國水，美里的李笙以及詩巫的黃國寶和蔡增聰。

藍波謹識

一九九六年二月廿三日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石 磐

書叢地盆讓拉

主編：藍波

書法：楊昌泰（星洲）

封面設計：藍波

出版：詩巫中華文藝社

PERSATUAN KESUSASTERAN ZHONG HUA

地址：8-10, JALAN CENTRAL, 96000 SIBU, SARAWAK.

印務：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MPANY SDN. BHD.

NO. 7, ISLAND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初版：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

(1,500本)

(換詞回寄請誤錯釘裝損破頁缺)

RM12.00價定

品合輯  
學獎作  
常年文  
第六屆



拉讓盆地叢書